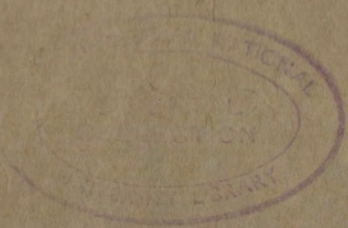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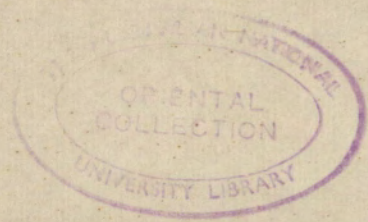


叢佛
書學
佛
教
研
究
法



許地山

1806
6034



緒言

佛教研究，應時代思想之需求，至今日而驟盛。好學之士厭薄物質科學不足資安心立命，輒改趨於佛教。然而佛教範圍廣漠，內容繁曠，得門猶難，況言入室。吾嘗見徘徊迷失廢然而返者衆矣，是皆未知研究方法之所致，亟須有以救正之也。是篇所述，即欲指陳實際研究方法，以爲初學之一助。大體以文獻資料爲主，區分藏經佛傳教史教理四部，各疏解其概略，列舉參考典籍名目并釋題，俾讀者知研究某項則應讀何書。前三部多據日域深浦正文氏之說，最後教理部則編者自抒其意，以知見之所係，不容疑似之說也。至於佛教研究資料，文獻而外，猶有藝術一方面，編者當另篇論之，今不及焉。

CANCELLED
+ 72

This book is due 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RIENTAL STUDIES LIBRARY

緒言
 第一章 藏經
 第二章 佛傳
 第三章 佛傳之概要
 第四章 研究之困難

佛教研究法目錄

緒言

第一篇 藏經

第一章 藏經之意義及其原本……………一

第二章 藏經之國譯及印刻……………四

第三章 藏經之組織……………七

第四章 藏經之目錄……………八

第五章 參考書目……………一〇

第二篇 佛傳

第一章 佛傳之概要……………一二

第二章 研究之困難……………一四

第三章 參考書目……………一五

第二篇 敎史

第一章 敎史研究之範圍……………三〇

第二章 印度敎史概略及其參考書……………三一

第三章 中國敎史概略及其參考書……………四七

第四章 日本敎史概略及其參考書……………五九

第四篇 敎理

第一章 敎理研究之內容及其次第……………六六

第二章 概論研究之參考書……………六八

第三章 參考之辭書……………七二

佛敎研究法

呂澂編述



第一篇 藏經

第一章 藏經之意義及其原本

佛敎研究之根本典籍，首當推藏經。所餘之古人撰述，類皆由是流出派生。故初學之士先應於藏經具清晰概念，而知佛敎文獻研究之所由始也。曰藏經者，乃我國對於佛敎敎典集成之總稱，有時亦謂之大藏經，一切經，或三藏經。藏字是梵語毘荼迦 *Pitaka* 意譯。原語本指竹篋之屬，可容花果等者。佛典集成，其攝藏涵容亦猶是，故取喻為名。而於佛說一代之敎，判為經律論三篋。我國翻譯以較雅馴之詞易之，謂為三藏。即經之集成名經藏，律之集成名律藏，論之集成名論藏。稍後更有藏經之稱。經係梵語修多羅 *Sūtra* 之譯。本意是線，謂能貫穿花束令不散失。佛說敎理，經以貫攝之，亦猶夫線也。遂譯稱經。三藏之中，惟佛說敎理解行之法，獨得經名，自餘則稱律。

佛敎研究 卷一
稱論。後世推廣其意，以爲佛敎典籍莫不關係佛說，概可稱經，故三藏又名藏經。至於一切經大藏經之目，均屬形容藏經浩瀚之意，自六朝以來卽已通用，蓋其原來久矣。日本自中世鎌倉時代而後，亦仿用之云。

藏經之編纂，在佛滅度後未幾卽已行之。依現存巴利文律藏小品 *Cullavagga* 之說，佛滅度後有愚癡比丘善賢竊以爲幸，謂不復有佛制戒之拘束。佛弟子大迦葉聞而有感，急思合衆編定佛說，以防非法非律之流行。爰於王舍城附近集五百大德比丘，舉行佛說之編纂，是爲佛說第一次結集。結集亦是梵語意譯。原文僧羯諦 *Santi*，指會誦而言。蓋當時編纂猶無書寫記錄，不過集衆傳誦，定其辭句，使不紛歧而已。又所編定者但有佛說教理與戒條之二類，卽所謂法與律。其種類殆無幾，絕無如後世所稱藏經之廣博，然藏經之雛形骨幹固具於是矣。至於後世本此而見於記錄，因相承之流派乃至記述言語之相違，以至頗有逕庭，原本究屬如何乃極費研究焉。所謂記述佛典言語之相違者，其一類爲巴利語，*Pali*；又一類爲梵語，亦曰散

斯克語 *Sanskrit*。蓋佛敎以傳播之地理上可便宜的分爲南北兩方面。所謂南方佛敎者，以今之錫蘭島爲中心，由是散佈於緬甸暹羅安南等地。北方佛敎則以今之尼泊尔以北西藏中國爲中心，由是散佈於蒙古、滿洲、朝鮮、日本等地。對照兩方佛敎觀之，歧異處不一而足。尤著異者，卽上述之言語相違也。南方佛敎主用巴利語記錄之佛典，北方則主用梵語記錄之佛典，其界限頗判然。

巴利語佛典之記錄，依錫蘭島史 *Dipavamsa* 之說，乃當錫蘭阿跋耶婆荼伽摩尼王 *Abhaya-vatigamani* 時，始於大寺集衆傳寫，猶是依據舊日口傳，錄成土語。以西曆紀元計之，約在西紀前一世紀也。及後四百餘年，當西紀後五世紀初，中印度摩羯陀國碩學三藏曰覺音者，南來錫蘭，輒以印度本土之巴利語重譯錫蘭土語之佛典，并益以各種註疏，三藏皆備。於是巴利語佛典見其大成。後來流傳不絕，今錫蘭、緬甸、暹羅等地皆有之。其暹羅所藏者，當西紀一八九三年國王秋羅隆高恩五世 *Chulalongkorn V.* 登極二十五年紀念，嘗以暹羅文字刊行全部，以頒布各國大學及學會

等，時人爲之耳目一新云。

其梵語佛典乃依原始佛敎語而複譯爲佛敎梵語者。其與巴利佛典之先後，極爲難考。但在佛滅度後六百年卽西紀後二世紀初，迦膩色迦王時，已經有之。至於近時始漸徧知於世。其執介紹之勞者，當先舉英人荷德生氏 B. H. Hodgson。西紀一八二二年，氏嘗官於尼泊爾，發見此國之富藏梵語佛典，輒以公餘注力蒐集。終得三百八十部新舊寫本，提供歐洲學界。歐人其先但知佛典爲巴利語者，至是震於龐大之梵籍，不勝其驚異之感。影響所及，研究者競出，如彼有名之法國碩學比優諾夫 E. Burnouf 著印度佛敎史序論，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is, 1845. 並譯法華經，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 1852. 皆稱傑作，卽因荷氏之刺戟而率先反響者也。但荷氏於紹介梵本之外，又發表數多論文，均爲斯學研究所必需。其於一八七四年所出之尼泊爾西藏語文宗教論，Essays on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 London 則尤爲集此類研究

之大成者也。荷氏而後，英人萊特 D. Wright 繼起，爲第一次尼泊爾梵籍之蒐集。萊氏爲當地公使館之醫官，自西紀一八七二年至七六年間，苦心努力得梵語佛典三百二十餘部，其外更得關於婆羅門教之多數古本，成績遂遠在荷氏之上。後劍橋大學教授奔獨爾因之製總目錄，稱劍橋大學圖書館佛敎梵策目錄。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 1883 於中備有考訂，資益佛典研究者固不俟言。乃至尼泊爾年代之推定，古代梵字之研究等，亦復多有借助於此也。

荷氏、萊氏皆於尼泊爾得多量梵籍，其地收藏梵籍獨富者，蓋亦有故。卽當西紀第九世紀前後，回教徒侵入印度本土，以其「可蘭貢獻否則刀劍」Koran, Tribute or Sword 之精神，迫害異教，備極毒辣，所至之處，寺塔經卷莫不焚燬。由是中印之佛敎徒不得不抱守遺籍，避禍他國。喜瑪拉耶山間尼泊爾國，僻處一隅，卽屬僧徒趨避之一處。而其地早有佛敎流行，兼以天氣苦寒，極適於梵策之保存，故得移藏佛典，輾

轉抄寫，流傳久久，及於近世，而為荷氏等所發見。

尼泊爾蒐集梵籍之事，自後雖陸續有之，但於佛教研究上別有價值者，乃在晚近對於西域中亞方面之探險踏勘。其事先有英人斯坦因氏，M. A. Stein 於西紀一九〇〇至〇一年在於闐有所發掘。又一九〇六至〇八年在甘肅燉煌大行發掘，所獲至夥。次則一九〇四至〇六年有德人格隆威豆 A. Grünwedel 之高昌蒐集，又一九〇九年有法人伯希和 P. Pelliot 之燉煌蒐集，乃至一九〇九至一三年日本亦遣橘瑞超氏往龜茲一帶發掘蒐集，均有所得。其對於學界之貢獻，可謂極大。不僅佛教研究之資料增多已也，佛教研究之方法上，亦因此啓言語學的歷史學的乃至考古學的研究之風，教理解釋愈益精審而入微，間接及於東洋學研究亦得甚大之進步。此誠晚近學界一可慶幸之事也。

以上略說巴利語梵語佛典之原本來歷如彼。至於各類組織內容，則屬於專門範圍，今從省略。即由梵語之佛典原本漸有我國之譯本，又有西藏之譯本（其中一

部分仍由國譯重翻）展轉復有蒙古語滿洲語之重譯，日本語之直譯或重譯。種類繁雜，頗具百花繚亂之觀。然而比較各譯之短長，惟我國所譯即構成所謂藏經者，實最完美。其於量也，因譯業創始極早，歷久不衰，遂多獨存之譯本，今時他處皆不獲觀，而全體之量亦龐然無比。其於質也，又以譯業為我國國民性真摯之表現，濟以我國文字之美妙，譯家巧於應用，遂能曲暢玄文發露奧理，殆較他譯有過之而無不及。故佛典研究之資料，第一當推我國所譯藏經。吾人得資取研究，實為無上幸事。乃若歐美人士之研究，因文字之扞格，勉強採用，每至有意外之謬解。舉其一例，如法國有名中國學者婁彌優沙 A. Remusat 嘗譯法顯之佛國記，於西紀一八三六年刊行之。其譯拘薩羅國一段原文「刻牛頭旃檀作佛像」，誤為刻牛頭而取旃檀作佛像。英國有名之古物學者浮格生 J. Ferguson 據此譯文，遂謂佛教崇拜牛頭，乃屬低級之宗教。（詳見所著樹木及龍蛇崇拜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London, 1868.）此種錯解乃由不明我國文字結構而來。其他類似之誤會，亦時時見之。故應用我國

典籍精深探究，自有獨到之處，歐美之研究但可為參考，不宜妄為附和也。

第二章 藏經之國譯及印刻

我國翻譯之藏經既為研究之主要資料，其內容組織等事，不可不先有了解，以便應用。以次各章，即就此約略釋之。

第一、翻譯之性質，因譯事常居我國佛教之主要位置，有譯場之特別組織，故翻譯各籍甚為完備。自後漢明帝時至元之初期，凡一千二百年間，翻譯不絕。依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西紀一二八五年）慶吉祥等所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統計，歷代譯家一百九十四人，譯籍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此長時期間譯事，可分新舊之二期。舊譯時期代表之譯家，先當數姚秦之鳩摩羅什，次則後漢之安世高，支婁迦讖，吳之支謙，西晉之竺法護，東晉之佛陀跋陀羅，北涼之曇無讖，北魏之菩提流支，陳之真諦等，皆屬一代之大師，而由印度西域等地以來我國，故此時期亦可謂為外國法師主譯之時期。其次新譯期，則唐代玄奘獨擅盛名。蓋奘師留學印度，十七

年間，博究五印之方言，精通教義之奧蘊。歸朝以來，新制譯法，努力移植佛典之原義，遂為譯經史上開一紀元，而舉莫大之勞績。其後義淨、金剛智、不空等，各自發揮獨到之方面。此一時期亦可云本國法師主譯時期，兩期翻譯後先相俟，而三藏漸以備矣。

歷代翻譯既積而愈多，為防散逸亂離之故，不可不有組織統一之目錄。加以我國國民性尊視文字記錄，於此複雜之翻譯，自然有編錄之要求。故自東晉道安編定綜理衆經目錄以來，各家大小經錄之輯成垂六十種，及今存在者猶二十餘種，可謂極多。但其間精粗得失，殊不一律。比較組織嚴密近於完備者，唯開元釋教錄。此篇為唐開元十八年（西紀七三〇年）智昇所撰。其於典籍區分，翻譯來歷，敘述簡當，久為藏經研究者之指針。如所總計當時現存之經典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後世每視此為藏經之定數，而通稱藏經五千卷，可見其影響之大。但言實際藏經原無定數，因時代之推移翻譯之增加，乃至我國學者撰述之欽定入藏，其範圍次第擴張，數量亦不絕變動也。

歷代既有經錄，約略限定藏經之範圍，遂爲刊版所依據。唐時雕版之術既興，藏經亦漸有零刊本，此蓋於文獻可徵者。至於全部藏經之雕版，則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西紀九七一年）時勅使者往益州監雕，故後世稱爲蜀本。此大業之完成在太宗興國八年（西紀九八三年）前後，歷時凡十二年。出版未久，即流傳於日本及高麗。而後公私刊版繼續不已，至於最近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藏本，前後版本有十四種。即宋福州東禪寺本，開元寺本（合稱閩本），南宋思溪本（亦曰浙本），磧砂本，元杭州本，明南藏本，北藏本，武林本，萬曆本，清龍藏本，楊文會本，頻伽本，及影印續藏本是也。此中南宋紹興二年湖州王永從一族發願刊成之思溪本，又元至元十五年杭州普寧寺創刊之杭州本，及明萬曆十七年頃密藏幻余等創刊之萬曆本，日人嘗以爲宋本元本明本，與高麗刊本對勘，重刊一較完備之版本，即一時通行之縮刷藏經也。我國頻伽本即據以翻印。至於萬曆本形式作方冊，一破歷來之摺帖式，便於流布，爲益良多，後來書本藏經悉取法乎此焉。

我國宋本藏經既刊成，高麗韓彥恭即來請一部歸國。後高麗顯宗二年（西紀一〇一一年）勅命刻印藏經，即以此爲原本。其距蜀版之成，約二十八年也。後契丹受其影響，道宗咸雍四年（西紀一〇六八年）亦創刻藏之舉。但高麗舊雕藏經不久即罹兵火，高宗二十三年（西紀一二三六年）更擴大規模從事重雕，乃集蜀本丹本及初雕之國本比較對勘，費十五年餘之歲月始漸觀成，遂成空前之良本。日本嘗據之刊印縮版藏經，而我國楊氏刊本即多用爲原稿，頻伽本復全數翻印，可謂久被輕視之麗本，晚近乃重興於我國，亦盛事也。

其在日本，近世德川時代之初期始見藏經全部之印刻。是則先有伊勢僧日宗存者，模倣麗藏試作摺刷。後有僧天海，於寬永十四年（西紀一六三七年）以來完刻木版活字之藏經，仍爲折本式，似承宋元各版而來，世稱爲天海本或寬永寺本，又稱倭藏。及寬文九年（西紀一六六九年）鐵眼禪師復發起印刻藏經，以明萬曆本爲式，作方冊形，流通便利。但明本之錯亂，亦因襲未改，不能當善本。寶永二年（西紀一七

○六年）京都鹿谷僧忍澈始以建仁寺所藏麗藏對勘鐵眼本，（通稱黃檗本以其爲黃檗隱元之弟子也）歷時五載，盡去其誤脫各點。越前僧順藝繼起對勘，且於鐵眼本缺如之五百餘卷，悉數抄補。後建仁寺不戒於火，麗藏盡燬，惟二家之校本存，宛然猶麗藏也，不可謂非奇異之因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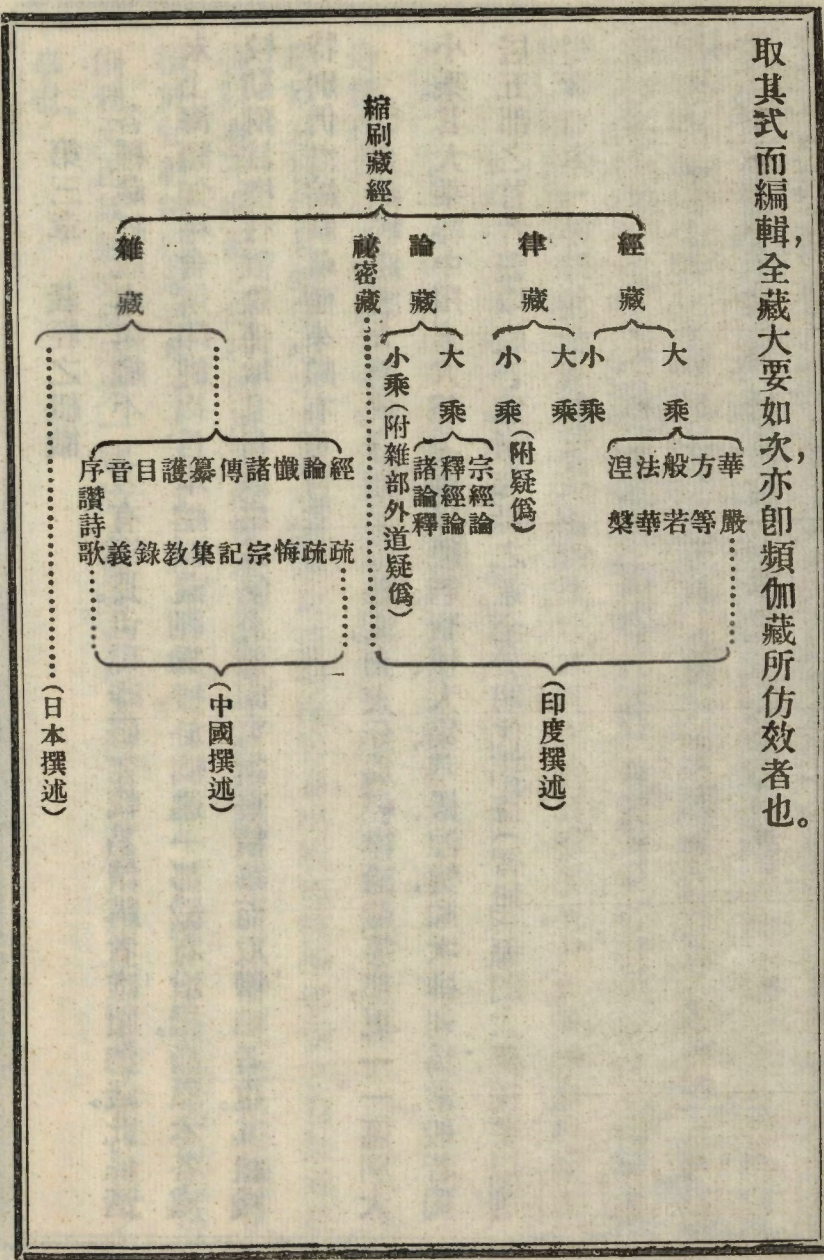
日本明治而還，泰西印刷之術，直接輸入，於是明治十三年至十七年（西紀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四年）間，有島田蕃根等設弘敎書院，而發起排印藏經。則以增上寺麗藏爲底本，校以宋元明三本，字句異同悉記欄外，且互補缺文，施以句讀，故最有學術之特色。且縮印小字方冊本，請購取攜均極容易，出版而後，學界便之。自餘藏經書院有已藏經之印行，即用忍澈校本爲藍本，大體組織仍同明藏，其學術價值固遠損於弘敎縮刷藏經矣。至大正十二年（西紀一九二三年）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創刊大正新修大藏經，集一切版本原典精校重編，現雖發行伊始，然實大可注意之事也。

第三章 藏經之組織

各種藏經版本組織不一，互有短長。但現時研究較易請購者唯頻伽藏。此係清末上海頻伽精舍所印，純以日本縮刷藏經爲據，於撰述一部微有增損。而原本各處校勘附註概行削除，僅取其行款格式便於校印，可謂棄精華而取糟粕者也。其組織特別，仍沿縮刷藏而來，頗有可言者。

從來藏經組織大體依據開元釋敎錄，先大分爲經律論藏等部，更一一區別大小乘。其大乘經中用五大部之式，以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順次排列爲常。般若獨居五部之首者，蓋取般若爲諸佛母之意。至於明代蕩益（智旭）遍閱大藏，提要以著閱藏知津一書，對於全藏組織銳意改革。則本其天台五時之說，分大乘經爲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部。合併開元錄之寶積大集并密經等以爲方等，而別加法華、次涅槃之前，應五時之次第。其他律論二藏亦多所改動。雖其立說是非猶待商量，然能以一家敎判全變大藏之組織，於學術研究上固有足多者。日本排印縮刷藏經即採

取其式而編輯，全藏大要如次，亦即頻伽藏所仿效者也。



此種組織蓋以經律論及祕密之四藏包括印度一切撰述，雜藏一種則網羅中國之主要撰述兼及日本各宗開祖之述作，可謂大體完備。至大乘論分宗經等三種，即取法閱藏知津。其中宗經論即謂概括佛教全體之通申論，如瑜伽師地論，三十頌等，皆是。釋經論謂註解一種經典之別申論，如智度論，(釋小品般若經) 十地經論(釋十住經)等，皆是。諸論釋謂各論典之註釋，如瑜伽師地論釋，成唯識論等，皆是。又小乘論附錄三類，雜部指義通大小抄出節略等籍，如四十二章經，法句經之屬。又指傳記等，如馬鳴菩薩龍樹菩薩傳等。其次外道錄勝宗十句義論，金七十論等書。至於疑偽，則指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等偽作。此外中國撰述亦依知津分類極詳，自全體觀之，整然成一組織，固可取也。最近大正新修大藏經，另起爐竈，一洗從前之偏見。則於內篇分經律論三部，經中廢大小乘分別，平列為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槃、大集等類。自餘雜經統為經集類，密教經又別為一類。律論中亦平列各種，不分大小。益以中國日本二類撰述。最後以史傳目錄等為外篇，殿焉。

此其組織，蓋尤其合於論理者也。

我國歷代大藏受欽定之限制，撰述一類極多遺漏，於是私家有藏外羣書之集成。如明末清初有續藏，又續藏之刊，皆屬此類。晚近日人因之爲大規模之組織，遂有日本續藏經之刊。所採集之範圍本徧印度、中國、日本三地之撰述。但以發行之困難，僅得以中國撰述爲主而刊行一部。且中間編制亦始整終亂，然已得一千七百五十六部，七千一百四十四卷矣。後來日本撰述，另以日本大藏經名目印行。同時有日本佛教全書之編印，性質相同，而組織有異。其外淨土真宗等各有全書之編輯，日人於此可謂勤也。

第四章 藏經之目錄

如前所言，藏經之組織每以目錄爲根柢，故各種目錄之內容不可不知其概略。我國現存經錄二十餘種中，最古者殆爲梁僧祐等所撰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本書著述之確實年代不明，但文中有天監九年（西紀五一〇年）之語，是必成書於其後也。

本書最特色處，在保存道安經錄之一部，使後人得以想像古錄爲何如。繼此錄而有隋法經等所撰衆經目錄七卷。書成於開皇十四年（西紀五九四年）備載西土及此土賢聖之撰述，用意周到，爲其特色。後來開元錄著者嘗舉此錄之四誤，然其大體固正確可信也。後此有費長房所撰歷代三寶記十五卷，（書成於開皇十七年）唐道宣所出大唐內典錄十卷（書成於麟德元年）等。續出者猶有數種，但爲諸錄中之白眉者，唯開元釋教錄。此係開元十八年（西紀七二〇年）智昇所撰，爲以前各錄之歸着點，復爲以後各錄之出發點。研究教藏，奉此周旋，他無其倫。本書共二十卷，前十八卷與後二卷判爲兩類。前類更分總錄十卷，別錄八卷。總錄所收，乃依年代列舉自漢迄唐之各譯家紀錄，則先揭所譯書目卷數，分其存缺，更註初載之經錄，原著者名氏，譯出之次數，（卽其書有異譯者，今譯爲第幾次）乃至譯出之年時，譯場參加者，莫不備記。最後繫以譯者之傳記。其網羅各方面，實極完備。錄末更舉古今經錄四十餘種，於其現存者一一加以批評。其次別錄，分爲七條，考譯本之有無，明支派之別行，（如

某種經論中特提一篇一章以分別流行）或補遺，或質疑，對於總錄之歷史的敘述，此蓋有重爲組織之趣。內容整理，於茲大備。最末二卷，卽爲前來各錄之綜合，舉列現存經典五千零四十八卷，標出藏經之定數，遂爲一時編輯之標準。要之，本錄編輯細密，殆無瑕疵。四庫提要嘗評之曰，佛氏舊文茲爲大備，此雖汎汎之言，亦可見其完備優秀也。

開元錄收入三藏五千餘卷，集爲四百八十函，以千字文次第標之，預防混雜。智昇別撰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載之，遂爲後世藏經編號所本。及貞元十五年（西紀七九九年）圓照復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不過採錄開元以後新譯各籍以爲開元錄之補訂而已。至於元代至元二十二年（西紀一二八五年）慶吉祥等出至元法寶勘同錄十卷，始稍稍可注目。我國譯經以元代告終，故此錄於各目錄亦爲最後之作。錄中於各種原典之梵名頗多舉出，且參照西藏藏經（卽所謂蕃本）之目錄，對勘中藏兩本之具缺，又於大乘經中特分顯密爲二，皆其長處也。

是外有撰述可准經錄者，爲閱藏知津。是乃明智旭於崇禎八年（西紀一六二五）至永歷八年（西紀一六二五至五四年）二十年間作成。其主要藍本爲寂曉之釋教彙門標目，純屬解題之書類，初學檢查，卻甚便利。所列典籍大都有內容摘要。遇有異譯，則標符號以別主件，而指示各譯中之優秀者。又於大乘經改正開元錄之五大部名目，而依天台五時，另立五類。方等類中特判顯密爲二，依至元錄更整理之。以及別立雜藏，收容撰述，皆屬其書之特長。獨惜作者囿於天台一家之說，大處區分終未得當。又摘要各處類不得綱領，故猶非完本。此則有待今人之別作矣。

閱藏知津一書，昔嘗爲日本研究佛敎者所恆用，其在歐美學者之研究，則多重視南條目錄。此爲日人南條文雄英文著作，題云中國佛敎三藏目錄，*A Catalogu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ripitaka*。以西紀一八八三年於英國牛津刊之，實卽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之英譯。惟另據至元錄所載梵名，傍考泰西梵語學之研究，而一一確定原典名目，以與舊譯經題並舉。又註明經論各種翻譯之年代，

及異譯等。篇末附錄則有歷代譯家略傳。凡是皆足以指示歐美學者知我國藏經內容爲何如，與梵藏各本關係又何若。故凡彼方人士，研究我國藏經，羣賴爲指南，遂成一代名著。及今視之，其間不少待訂之處，然無損大體之價值。惜絕版已久，購求不易耳。此外別有英國學者哀透爾氏，*Fr. J. Eitel* 所著中國佛教必攜，*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亦稱愛氏梵漢辭典。蓋列藏經名目，撰譯各家，以及佛教術語等，皆梵漢並舉，加以簡單解釋，頗便檢閱。原版以西紀一八七〇年在香港印行，未幾即增訂再版。日人高桑駒吉復添索引而翻印，今尙易購備。惟其中錯誤頗多，不可不知。

第五章 參考書目

藏經研究上應有之一般概念，已如以上各章所述。至於各種專門事項，須得相當之文獻資料以爲參考，始可瞭然。從來關於藏經研究之著作極少，在我國撰述中尤渺不可得。無已，且舉日人所作數種以備研究。

一 大藏經雕印考

常盤大定稿（西紀一九一三年印）

二 一切經ノ由來（一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九一五年刊）

三 佛教聖典概論（一卷） 深浦正文著（西紀一九二四年刊）

第一種曾於哲學雜誌三百十三號以下連載數次，共分九章，於中日高麗各種藏經版本均有詳細之考訂，穿鑿入微，資益後來學者不少，蓋爲此學荒原闢除荆棘者也。第二種先載著者主幹之人道講話雜誌，題爲大日本藏經史。後修正單行，改題今名。於日本藏經歷史之敘述外，并略及我國開雕之各藏。行文平易，最便初學。第三種最近出版，自佛說編纂至於翻譯刊行，莫不詳細論列。材料既新，益以參考圖版多可珍貴，實此種研究上最佳之參考書。編者嘗據爲藍本，彙集新出之各家論文創說，重編爲一書如次。

四 佛典汎論（一卷）

此亦可供初學之參考。其他日人關於此類之論文，散見雜誌及辭書者，猶有數種，今不列舉。至於歐西著述可供參考者，當以次一書爲最。

五 (德文本)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Band II. Von M. Winternitz, 1912.

六 (日本譯) 印度佛教學史(一卷) 中野義照大佛衛共譯 (西紀一九二三年)

原本雖注意佛教學之特質，而於現存巴利文三藏及撰述，乃至梵語佛典之內容組織，均敘述詳明，為研究藏經原本最佳之參考。其日譯本，係東京帝國大學講習時隨錄而成。得講師高楠順次郎逐段補註，凡有關係之著譯文獻，均隨文舉出，即彙印於篇末，尤予讀者莫大之便利，可謂善本也已。

第二篇 佛傳

第一章 佛傳之概要

所謂佛教，自以佛陀所說教理為基調。後來流轉，或融入各時代之思想，然為其核心者，猶佛說也。以是，研究佛教先當有佛陀之研究。但佛陀之一方面，依人類一般性質生存世間，現示與常人不相懸遠。另一方面，內證宇宙人生之實相，而有其正智大悲，迥然超乎人類。當研究時，固可從歷史的人物着想，又可就崇仰的超人着想，遂有普通佛陀傳記之研究，又有佛陀論 *Buddhology* 之研究，此二類似相對峙，實際則有不可兩離之勢。傳記視佛陀為人格的，然不及於內證之境界，則佛陀一生言行均無內容，與恆人何以異。佛陀論視佛為理想的，然無史實為之基，則所推論不幾等於無聲無臭之上帝乎。更進一層，傳記應以理想為骨格，而超脫一切詩話的莊嚴，務求樸實之史傳。佛陀論應以歷史為貫串，而務去宗教信仰之誇張，期得道理之實際。如是二者之研究途徑雖異，歸趨實同。今欲得完全之佛傳，非融合兩類研究以組織



之，不易幾及也。

如是佛傳研究，關於歷史方面者，議論最多。今先敘述概要，以爲初學之便。

建立佛敎之佛陀，通稱釋迦牟尼。釋迦係一種族之名，意云強勇。牟尼云寂默，乃稱讚之號。稱釋迦牟尼，卽謂由釋迦族所出之聖者也。約當西紀前六世紀中葉，中印度劫比羅伐峇堵城主曰淨飯者，誕生長子，卽釋迦也。釋迦母曰摩耶夫人。垂產時，依印度舊俗歸寧，途次劫比羅東臘伐尼園，休憩樹下，遂誕太子，時四月八日朝暾甫上也。未幾，摩耶夫人病逝，太子賴姨母鉢邏闍鉢底保育。有婆羅門之學者，預占太子之幸運，爲命美名曰喬答摩及悉達多，乃「地最勝」及「成就」之意，皆印度吉祥稱號也。

悉達多太子天資極敏，早通諸藝。惟性耽沉思，懷出俗之志。淨飯王爲之焦慮，欲以五欲樂境羈縻其志。旣爲納妃耶輸陀羅，復造諸殿，備極歌舞之樂。旣而耶輸陀羅生一子，卽羅怛羅。太子厭俗思想益甚，遂決然以一夜人靜之際，拋棄家室，潛出宮城，

入東方藍摩邑森林，易服爲修道者，時年二十九也。

太子旣出家，往吠舍釐外道跋伽婆所求涅槃道。所答不愜，復往王舍城附近，訪阿羅邏迦藍。又往阿蘭若林，訪鬱陀羅。皆不得當。乃趨尼連禪河畔優樓頻螺聚落苦行林中，獨自思惟，期得道要。時則淨飯王遣使五人，僑陳如等，隨侍左右，共修苦行。日食一麻一麥，辛酸六載，形衰骨立，解脫曙光依然無覩。乃幡然悔悟，苦行之唐勞，趨出林外，浴於尼連禪河，受牛乳供，精神頓復。而五侍從者以爲退墮正道，捨離他去。太子則獨往迦耶山卑鉢羅樹下金剛座，起大決心，「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寧可碎是身終不起此座。」方廣大莊嚴經第八。於是靜坐，至心觀念。時則魔王波旬備極震恐，種種擾亂，種種誘惑，太子處之泰然。此段事實形諸歌詠，極其奇詭，然固太子由煩惱而解脫之心理象徵也。如是降伏魔燒，入自在禪定，太子遂徹底大悟，而獲成就無上正覺，爲人天眼目，時二月八日東方初曉也。所在之卑鉢羅樹，亦卽因此而得菩提樹之名焉。

佛陀既成正覺，爾後四十餘年，專事說法，以舉度衆生之實。最初在菩提樹近處自樂解脫，靜觀人生因果關係之十二因緣，順逆次第。有鄔陀迦羅商人提謂波利來獻妙蜜，佛爲授皈依，使信佛及法，是度生之始。次往波羅痾斯鹿野園，化五從者，皆出家爲比丘。而佛爲說四諦八正道等根本正法，故爲初轉法輪。自是有佛有法，又有比丘弟子，具足三寶。稍後波羅痾斯長者耶舍及其親友俱歸佛。僧衆既多，乃散布四方宣傳正法，佛則自往尼連禪河畔度事火婆羅門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及諸弟子。又踐宿諾，往王舍城化頻毘娑羅王。王大喜，以城外竹林獻佛，建伽藍以居僧徒，後謂之竹林精舍也。其時舍利弗目犍連因馬勝比丘之指導而歸佛，以其學識優越，佛特重之，舊弟子間或有不能平者。佛即說四句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此傳爲七佛通說而時見經律者也。自此漸有戒律規定，謂之波羅提木叉。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等，亦於此時出家。又佛於成道後六年，返故土爲親族說法，歸依者極衆，隨佛出家復有阿難陀，阿那律，優波離等。優波離爲首陀羅族，乃印度之低賤

階級，但佛教中平等慈悲，無何階級之觀念，故其教化最普遍也。

佛自故土復還竹林精舍，時有拘薩羅國舍衛城富豪蘇達多，受佛教化，請佛往彼國。乃與拘薩羅王子逝多共建有名之祇洹精舍，爲佛教三寶常住之道場。後佛常往返於舍衛王舍之間，而祇洹竹林遂並爲說法之重地。

佛之教化既於社會勢力漸深，招反感而受迫害，自不可免。如少女戰遮之中傷，如提婆達多之謀害，皆事實彰著，爲一般所熟知者。然以佛無上之慈悲，切實之教說，統理大衆化益愈彰，曾不稍受影響。綜計四十餘年間，度生無寧日。一代教線，遍於中印全土，遊化聖跡今猶點點存於恆河南北。雖佛晚年說教，史乘記載散漫無次，然就所散見者觀之，其教導殷勤固始終如一也。及佛將入滅度之前一年，自王舍而吠舍離城，化菴摩羅女，時已病患轉迫，頗見衰損。然猶力疾赴拘尸那揭羅城，息於跋提河上沙羅雙樹間。最後教化異學梵士，并囑弟子當以所說法與律爲依而住。時及夜半，明星猶燦，一代教主乃安庠以入圓寂（涅槃）矣。生身佛陀一代生涯告終於此。世壽

得八十歲，時西曆紀元前四八六年二月十五日也。數日以後，荼毘（火化）聖骸，摩揭陀國人及釋迦族衆八分其遺骨（舍利）各於本土建塔安奉，垂之永久。晚近西紀一八九八年，培丕氏 W. C. Peppé 於劫比羅故址得舍利塔一處，爲佛教史研究上一大貢獻。而塔中舍利函蓋完固，今猶莊嚴，佛陀之得四衆追崇如何深切，不亦可想見一二乎。

第二章 研究之困難

佛傳大要如上所述，似頗平實易知，但實際不爾也。任舉佛傳中之一事，試爲考究，乃皆見其異說蜂起，是非莫辨。此蓋印度之國民性原屬非歷史的，凡相矛盾之傳說悉任流傳不以爲怪，而史實記錄足以刊定真僞者，反百不存一焉。於是每一事件幾皆有相異之諸說，使後人研究無可憑藉。佛教學中困難最多者，殆無逾乎佛傳之一方面矣。其能斬除荆棘而一掃千古之葛藤疑暗者，今猶無斯人。姑舉困難問題之一斑，爲初學參考焉。

佛傳中異說最多者，殆惟佛滅年代之一事。早年，日人藤井宣正嘗於所著佛教小史試爲列舉東西異說，卽已垂五十種，其後出者猶弗及記焉。初學研究及此，誠有不勝其迷離恍惚者。推原是事所以意見紛歧之故，乃佛滅年代爲佛教史一切記載之起點，凡言佛教史者莫不染指於此，欲得一確定解說，而材料不可憑，終至各執一是非也。歐西學者有見於此，亦有欲推翻佛陀之歷史的性質者。如前牛津大學教授威爾生氏，H. H. Wilson 於大英百科全書中，卽放言釋尊全爲後來信徒構想之人物，故渺無信史之足徵。又如寇恩 H. Kern，叟那爾 H. Dehant 諸氏，則以爲佛傳出於構想，不異太陽神話，因無確實記載云。凡是之說自屬臆說武斷。自昔仰爲至聖大賢者，其一生行事每被周圍讚歎裝飾，以至去真相日遠，終成一種之傳說。此不限佛傳獨爾，但此則尤甚耳。若是者，固不得以異說太多而並其歷史性亦一概抹殺也。以是佛滅年代之一問題難於考證，而考證者仍不能已。及於今日，精確之年月固無能斷言者，而大體上亦自有通行之說，此又研究問題者所應明瞭者也。因佛入滅年代

成爲問題，推其生年，同一不得確定。且因佛壽有七十九或八十或八十以上之數說，故此問題實際尤較糾紛。但學者重視，不及佛滅年代一端耳。

其次，關於佛陀種族之爲阿利耶族，*Ārya* 或印度土著，亦屬一難解之問題。前人研究亦無定論。此蓋不僅民族之來源如何有待確證，連類而及南北佛教之史的配屬，亦有關係，故此問題內容極繁複難解也。又因此而佛陀家系又成問題。或是王室，或是城主。進而佛在家時之各事，出家之年歲，修行之久暫，成道後自受法樂之日，以後則說法之時地，返鄉之遲早，制戒之先後，凡佛一生較重要之事，莫不可舉爲困難問題之例，今姑從略。但研究者應知所事正多，不懈道念，乃有濟矣。

第三章 參考書目

佛傳研究問題如彼繁複困難，而供探討之文獻資料亦極廣博難言之觀。姑以語學方面別之，則有屬於巴利語文學者，有屬於梵語文學者，有屬於西藏語文學者，又有屬於我國文學乃至歐西日本等地文學者，差別豐富，種類難盡。今復就最通行

且合用者摘舉若干，言其內容。但完全佛傳於歷史記載而外，更當理會實證境界之佛陀，故搜羅材料應有史傳、事跡、傳說、理論之各種，乃至美術遺物與佛傳有關者亦列入焉。

研究資料最根本者，自屬印度之撰述。其重要之籍，有以次各種。

- 一 (梵文本) *Buddha-carica*, by *Aśvaghōṣa*, Ed. by E. B. Cowell, Oxford, 1893. (*Anecdota Oxoniensia*.)
- 二 (國譯本) 佛所行讚(五卷) 馬鳴菩薩造 北涼曇無讖譯
- 三 (英譯本) *Budda-carica*. Tr. by E. B. Cowell, Oxford, 1894.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LIX.)
- 四 (英譯本) *The Fo-sho-hing-tsan-king*. Tr. by S. Beal, Oxford, 1883.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IX.)
- 五 (德譯本) *Buddhas Leben und Werke*, Von T. Schultze, Leipzig,

1898.

此中梵文本係荷德生氏在尼泊爾所發見，與國譯本對照，僅有其最初之十七品，所餘十一品則缺而不傳。又記述上亦不盡與國譯相合，或非直是國譯之原本也。西紀一八九三年，英人柯威爾氏收輯於牛津逸書集 *Anecdota Oxoniensia* 中刊行之。近時日人常盤井堯猷翻寫為羅馬字母，且附國譯以出版，頗為學者之便。其(一)國譯本或稱佛所行讚經，或稱佛所行讚傳，凡二十八品。自佛誕樹下，至八分舍利，一代始終莫不畢載。其原本係曠代文豪馬鳴 *Āśvaghoṣa* 所作，全篇皆優雅之韻文，珠玉交錯，藻思縱橫，實可謂梵文學之精華。國譯因之亦終篇為五字句之偈頌，*Gāthā* 絢爛妙麗，調子整然。且所敘述一以現實為本，絲毫不雜神祕之分子，亦無比之逸品也。(二)即(一)之譯本，收輯於東方聖書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第四十九集。(四)則由我國譯本轉譯者，亦收東方聖書中。(五)德譯本，更由(四)本重譯，而改標題以刊行。以上列舉各本性質相同，實大乘佛傳中最主要者。且印度撰述諸佛傳中

殘留著者之名者，惟此一種，是亦可注意也。

六 (梵文本) *Lalita vistara*, Ed. by Rājendralāla Mitra, Calcutta, 1877.

(*Bibliotheca Indica*, Vol. XLVI.)

七 (梵文本) *Lalita vistara*, Ed. by S. Lefmann, 2 vols. Halle, 1902.)

八 (國譯本) 佛說普曜經(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

九 (藏譯本) *Rgya tch'er-rol-pa*.

一〇 (英譯本) *Lalita vistara*, Tr. by R. Mitra, 1886.

一一 (法譯本) *Le Lalita vistara*, Tr. par Ph. Éd. Foucaux, Paris, 1884-'92,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I, XIX.)

一二 (法譯本) *Rgya tch'er-rol-pa*, ou developpement des jeux, Tr. par Ph. Éd. Foucaux, Paris, 1847-'8.

(六)梵文本，係印度版，由印度碩學彌特羅收輯於印度文庫 *Bibliotheca In-*

ices 內。復翻譯爲英文，且加精密之註釋，即是（二〇）本。初學研讀，獲益不淺。（七）亦梵文本，係德國版。全部二卷，初卷爲本文，後卷則校勘討究各種異本者。法國斐柯氏取譯爲法文，收於格眉博物館叢書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第六及第十九兩卷，在巴黎出版，即第（一一）本也。（八）國譯本，一名方等本起。唐地婆訶羅（日照）後譯方廣大莊嚴經，亦名神通遊戲，即此本之異譯。但唐本有十二卷二十七品，係逐句翻譯。此本祇八卷，分三十品，乃抄譯也。兩本皆自佛陀誕生敘至初轉法輪爲止，不能詳盡佛之一生，殊爲缺憾。但爲大乘佛傳中之要著，則不待言也。爪哇島波羅布杜阿 *Borobudur* 舊址石壁，嘗有印度名家所雕此經記事之圖，後荷蘭殖民部摹寫刊行，即以波羅布杜爲題刊之。（在萊登市 *Leiden* 出版）荷人泊萊透氏 *C. Pleyte* 更縮寫之，並依（七）本用德文翻譯解說，題波羅布杜阿寺院雕刻佛傳，*Die Buddha-Legende in den Skulpturen des Tempels von Borobudur*。一九〇一年於阿姆斯特丹刊之。此實具有印度桑棄，*Sāṃchi* 巴爾賀脫，*Bharhut* 一地古塔相等之價

值，乃佛教美術之偉觀。故二書敘述，備佛教史學及美術之兩方面，極可珍重也。（九）本爲本書之西藏翻譯，第（一二）本則由藏本重爲法譯者。

- 一三（國譯本） 修行本起經（二卷） 後漢竺大力康孟祥共譯
- 一四（國譯本） 中本起經（二卷） 後漢曇果康孟祥共譯
- 一五（國譯本）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 吳支謙譯
- 一六（國譯本） 異出菩薩本起經（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 一七（國譯本）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 宋求那跋陀羅譯

右列各經皆小乘佛傳。最初三種，尤屬國譯佛典中最古之佛傳。（一二）修行本起經，則敘佛託胎至於成道之各事。（一四）中本起經，則敘佛成道以來之化導行跡。故對照兩者觀之，一當佛傳之初分，一當其中分，殆屬一本者也。佛本行集經第六十謂佛傳之名稱依小乘部別而不同，迦葉維師名爲佛生因緣云。今譯本起，殆即佛生因緣之義，此二經或迦葉維師之所傳也。（一五）瑞應本起經，追溯釋迦佛之本生，由

修菩薩行降生出家，乃至成道，皆歷敘所以，至於教化三迦葉而止。題爲太子瑞應，或因文中敘太子降生時示現三十二種瑞應也。細按其本，卽前兩種之異譯。(一六)異出本起經，略敘佛陀因行誕生乃至成道說法等事，似亦(二三)(二四)兩本之別譯。(一七)略稱因果經，上溯普光佛授釋迦記事，以後降生出家等事皆有明快之敘述。至佛出家之始訪阿藍迦藍仙互相辨論，說及數論冥諦非想等，最爲研究者所注意。其本亦係(二三)(一五)之異譯。後人因經作「因果經繪」，示其文意，極有名。

一八 (國譯本)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一九 (國譯本) 佛說十二遊經(一卷) 東晉迦留陀迦譯

二〇 (國譯本) 佛本行經(七卷) 宋寶雲譯

二一 (國譯本) 佛說衆許摩訶帝經(十二卷) 宋法賢譯

此中(一八)略稱大善權經，與宋施護譯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俱屬大寶積經第三十八大乘方便會(東晉竺難提譯)之異譯，頗能舉佛傳之大要。(一九)十二

遊經，敘說簡略，自佛姓瞿曇之由來，以及成道遊化各事，均摘要敘之。因備成道後十二年間之遊化行蹟，故得經名。而十二年間安居，皆一一舉其處，自昔皆加採用。其題目雖有經字，而首無如是我聞等句，故藏經中編於小乘論藏之末。(二〇)亦名佛本行讚傳，凡三十一品，與前(二)佛所行讚相似，以偈頌之體裁，盡佛傳之始終，然兩本固不同也。(二一)衆許摩訶帝經，亦記述佛陀一生之行跡。惟其題號頗爲殊異。蓋文中說及三摩達多王之事。王爲衆庶所推許，故稱衆許。摩訶帝是大帝之意。因以爲經名。南條目錄中於此題有考證，可勘。

一一一 (梵文本) Mahāvastu, Ed. by E. Senart, 3 vols., Paris, 1882-97

一二三 (國譯本)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 隋闍那崛多譯

一二四 (英譯本) The Romantic Legend of Śākya Buddha, by S. Beal,

London, 1875.

右列仍屬小乘之佛傳。(二二)梵文本，極浩瀚。內容摘敘於彌特羅博士之尼泊

爾佛教文學, Nepalese Buddhist Literature, Calcutta, 1882. 勸與我國譯本稍異。(二二)國譯本,自佛陀過去本生說起,凡降生出家成道遊化,及佛弟子歸佛因緣,至佛成道六年歸鄉爲止,事無巨細,莫不記載。通記有六十品之多,實國譯各佛傳之第一完美者也。篇末解經題曰,或問當何名此經,答曰……曇無德師名爲釋迦牟尼本行云云,此或即曇無德所傳也。(二四)則由國譯本摘抄重譯者。

以上所舉,皆以佛傳爲目的記述之文書。其外散見他類典籍中之佛傳資料,猶復不少。如佛教本典之四阿含,卽是其例。在巴利文阿含中,更有小部 *Khuddhaka-nikāya* 收載本生譚 *Jātaka* 之專書。此以敘述佛陀過去行狀爲主,亦多資益佛傳之研究。其爲敘述也,能狀禽獸之生活,躍然紙上。而於奇誕之言說內,每寓佛陀難行苦行,爲道策勵之意,固不僅史傳研究資之教義,乃至一般文學亦頗有關係。近自英人柯威爾等迻譯英文,歐西之於佛教文學研究乃劃一新紀元,亦可見其價值矣。另自一方面觀之,所說皆表現佛陀人格之象徵,其內容與動機上參徹考慮,一說話,一

史譚,皆佛陀人格之光輝聲響。歷史上研究,於此方面顧可忽哉。抑如前說,佛傳研究應史實理想兩面兼顧,本生譚者,卽表現理想佛陀之一種象徵傳記,則其價值之有特殊,寧俟贅言。今姑舉其重要之資料,如次。

一五 (巴利文本) *Jātaka*, Ed. by V. Fausböll, 7 vols., London, 1877-'97.

一六 (英譯本) *The Jā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Tr. by various hands,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E. B. Cowell, 6 vols., Cambridge, 1895-'907.

一七 (英譯本) *Buddhist Birth Stories, or Jātaka Tales*, Tr. by T. W.

Rhys Davids, London, 1880. (*Trübner's Oriental Series.*)

此中巴利文本總有本生譚五百五十種。伏奧斯保爾氏 V. Fausböll 費二十一年之力,校勘錫蘭緬甸各處之寫本詳訖,然後刊行。卷頭更加覺音所作佛傳以爲序。此敘佛陀之降生至於祇洹精舍之建立,頗得小乘佛傳之要領。(一六)英譯本,全部六

卷，係在柯威爾氏指導之下，由各碩學逐年譯出，實巴利佛典翻譯中最主要之一種，亦即極有影響於佛教文學研究者也。(二七)係達維 T. W. Rhys Davids 所譯。本擬逐譯全部，但僅得一卷而止。覺音佛傳則已譯訖，亦可貴也。

二八 (梵文本) *The Jātaka-mālā*, by Ārya-sūra, Ed. by H. Kern, Boston, 1891.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1)

二九 (國譯本) 菩薩本生鬘論(十六卷) 聖勇菩薩等造 宋慧詢等譯

三〇 (英譯本) *The Jātaka-mālā, or Garland of Birth-stories*, Tr. by J. S. Speyer, London, 1895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ol. 1).

(二八)梵文本，相傳為聖勇之編纂。共有三十四種本生譚，其中二十一種皆前巴利文本所有。然細比較之，梵本文辭益加修飾，宛然一敘事詩。一八九一年，哈佛大學刊於東洋叢書中。(二九)係就梵本逐譯，但自第五卷以下皆屬註釋。(三〇)為梵

本之完譯，收於佛教聖典集中。

以上所舉之外，更有國譯之生經(五卷西晉竺法護譯)佛說譬喻經(一卷唐義淨譯)賢愚經(十二卷元魏慧覺等譯)雜寶藏經(十卷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撰集百緣經(十卷吳支謙譯)等，俱得其彷彿。蓋本生文學在印度流佈極廣，古塔門欄等處每據以為雕刻。一方又改作為通俗文學，以成修身訓話。如是西曆紀元第六世紀中，由波斯古語阿剌伯語等譯述流傳，遂至有伊索寓言等作。雖喪失佛教本來之面目，然而歐洲各國童話教訓之源泉所在，可以知矣。此種文學源流之研究，亦學者所應注意者也。

復次，國譯小乘律部中與佛傳有關者，可舉如次。

三一 四分律 第三十一——三十三卷 姚秦佛陀耶舍等譯

三二 摩訶僧祇律 第二十三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共譯

三三 五分律 第十五——十六卷 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譯

三四 十誦律 第二十一卷 後秦弗若多羅羅什共譯

三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第三十六卷 唐義淨譯

三六 善見律毘婆沙 第一卷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

此中四分律係曇無德部所傳，摩訶僧祇律係大眾部所傳，五分律係化地部所傳，十誦律係薩婆多部所傳，俱屬廣律，而為律宗所本。(三三)係新譯之薩婆多律，與十誦律微異，但俱有佛傳散說見於各處。(三六)亦稱善見論，係註解南方上座部之律藏者。原本係南方佛教偉人覺音所作，我國譯本即自巴利文本翻出，殊為名貴。且書中有推定佛滅年代之一典據，為學界所遍知。

此外巴利文律藏之大品 *Mahāvagga* 等，亦極有基本的佛傳資料，有待好學者之採擇。其原本則由奧登堡氏 *H. Oldenberg* 用異本嚴密校勘而刊成五大卷，即名 *The Vinaya-pitaka*, London, 1873-83 實為佛教學界難忘之大業。後奧氏更與達維氏共譯為英文 *Vinaya Texts* 收輯於東方聖書之第三十七二十等卷，學者

由此易得巴利律藏之真意。且有序文，極便參考。至屬於犍度 *Khandhaka* 部分之大品小品，經日人立花俊道翻譯為日文，收於日本國譯大藏經論部中，(西紀一九二〇年版)亦極易購讀。

其次，關於佛陀入滅之相狀，及其前後各事，有詳述之文獻，則別為一類涅槃經。其中大乘經本皆力說佛陀所證之最高理想，小乘經本則皆平敘釋尊入滅之歷史事實。兩者所重各異，但相俟而恰得完備之佛傳終結也。今先舉國譯之小乘經本。

三七 遊行經 一卷 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譯

三八 佛般泥洹經 二卷 西晉白法祖譯

三九 大般涅槃經 三卷 東晉法顯譯

四〇 般泥洹經 二卷 失譯

四一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一卷 後秦鳩摩羅什譯

以上(三七)遊行經，屬長阿含之第二分，以說佛陀入滅之現相為主，卻從小乘

教意立足也。(三二八)(三二九)(四〇〇)三種，大體皆可視為前本之異譯。惟大涅槃經中，時時見出大乘法門，故明藏亦收諸五大部內。巴利文佛典中與此相當者，有長阿含之第十六經 *Māhāparinibbāna-sūta*，可以對照研究。其本於一八七八年經英人棄爾多斯氏 R. C. Childers 刊行，後三年達維氏更為英譯，載諸東方聖書之第十卷云。(四一一)通稱遺教經，乃敍佛垂涅槃時最後勸誡諸弟子者。「是我最後之所教誨」著此一語，感慨無量。言其內容，則謂應以波羅提木叉即別解戒為本師，抑止身口七支邪惡，且准依八大人覺之少欲知足等焉。通常以此經為小乘之阿含部，台宗所談則此屬於大乘涅槃部。然最近日人有謂此係佛所行讚之一部抄譯者，亦有趣味之研究也。

其次屬於大乘經本者，有數種。但大體仍從小乘經來。唐若那跋陀羅所譯大涅槃經後分，亦稱茶毘分，關於佛滅度時及其後事實詳細敘述。其性質上全為大乘。但自來於其大小乘所屬，頗有異議焉。

印度佛傳資料，略如上列。我國作家依據此等資料亦有撰述可考者數種，列舉如次。

四二 釋迦譜 五卷 梁僧祐撰

四三 釋迦氏譜 一卷 唐道宣撰

四四 釋迦方志 二卷 同撰

(四二)釋迦譜為現存我國撰述佛傳之最古者。於佛一生事蹟，廣搜經律本文以為記載。但文稍冗長，一讀難了。唐道宣因節略之，存其始終綱要，即(四三)釋迦氏譜也。(四四)一種則主敍關於佛法流傳之史地，蓋憑藉玄奘之西域記而作也。

此外續藏中有唐王勃之釋迦如來成道記，元無寄之釋迦如來行蹟頌，俱佛傳撰述之類。至於佛教史籍中涉及佛傳可資參考者，則有以次各種。

四五 歷代三寶記 第一卷 隋費長房撰

四六 佛祖統記 第一——四卷 宋志磐撰

四七 隆興編年通論 第一卷 宋祖琇撰

四八 釋氏通鑑 第一卷 宋本覺編

四九 佛祖歷代通載 第四卷 元念常集

五〇 釋氏稽古略 第一卷 明覺岸編

(四五) 歷代三寶記，凡十五卷。前三卷爲佛陀降生以來之年譜，後十二卷則收載歷代譯述之經錄。因其書成於開皇十七年（西紀五九七年）亦名開皇三寶記。佛傳即載其初卷。(四六) 佛祖統記，都凡五十四卷。溯記佛陀時代，至於撰述當時之佛教法統傳授事迹。佛教史籍，此最浩瀚。惟敘佛傳者但有初四卷。雖記事精詳，而以主張台宗學說之故，每有偏畸之處，斯可憾耳。(四七) 具稱隆興釋教編年通論，凡二十九卷。自佛教東來，至於南宋孝宗，關於釋教之事蹟，均以編年體敘述。其初卷爲佛傳。(四九) 或稱歷代編年釋氏通鑑，自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一千八百餘年間之佛教史實，俱用編年體敘之。佛傳亦但見初卷。(四九) 佛祖歷代

通載，凡三十六卷，仍爲編年體。自往古至元惠宗，敘述詳盡。其第四卷爲佛傳。敘述無偏側，頗可讀。(五〇) 釋氏稽古略，凡四卷，亦以編年體敘述歷代之佛教事蹟。且於所說明記出處，最爲參考之便。以上各種皆非專門佛傳之籍，但記載較爲正確。如佛傳統記等，篇幅浩瀚，尤不可廢也。

其次，泰西學者直接依據印度、錫蘭、緬甸等地之文獻，以其擅長之比較的科學的研究方法，編爲各種佛傳，頗覺與我國研究異其分野，而面目一新焉。今舉其重要各種言之。先有依據南方所傳巴利文佛典以成之佛傳，第一當推奧登堡之名著。

五一 (德文本) 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 Von

H. Oldenberg, Berlin, 1881.

五二 (英譯本) 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 Tr. by W.

Hoey, London, 1882.

五三 (日譯本) 佛陀 一卷 三並良譯(西紀一九一〇年)

(五一)之著者爲極有名之巴利語佛學者，其書亦即依據巴利文佛典之資料而歷敘佛陀傳記教義以及教團發展等。取材運用，極其周到。而行文流麗，說理的確，以至組織巧妙，皆使其書生色不少。欲研究原始佛教之如何，此書不可不一讀也。抑梵語佛傳與巴利語佛傳色彩上本大相逕庭，前者每帶神秘奇蹟之性質，後者則能傳史實之真相。泰西學者有見於此，故信用巴利語佛典最甚，而於撰述亦務鉤稽史之真相。此種態度有足多者。奧氏之作則尤屬此類之代表，價值之大可以知矣。惟書中時有以基督教偏見解說之處，亦美中不足也。又本書出版以來，已重印多次，每改版必有補訂，以見研究之不絕進步。如一八七五年法人叟那爾謂佛陀傳說無異太陽神話，在奧氏此書即大加駁斥，力說佛陀之歷史的實在，有益學界不淺。(五二)係原本初版之翻譯。(五三)則第四版之翻譯，而行文明晰，善得原意，可備參考。

五四 A Manual of Buddhism, By S. Hardy, London, 1860.

此書依據巴利語及俗語 Sinhalese 所傳佛教記事編成，雖重在教義敘述，亦

有涉及佛傳之處。著者久寓錫蘭，精通巴利文學，更著東方寺院組織 Eastern Monachism, London, 1850. 一書，亦有佛傳之記事。

五五 (英文本) Buddhism, By T. W. Rhys Davids, London, 1899.

五六 (德譯本) Der Buddhismus, Tr. by A. Pfungst, Leipzig, 1899.

五七 (日譯本) 釋尊ノ生涯及其教理 一卷 赤沼智善譯 (西紀一

九一一年)

(五五)英文原本，雖一小冊，但以巴利佛典爲資料，巧爲敘述，凡佛傳教義歷史等，皆文辭平易，而論據的確，爲佛教研究最便之良著。重版至二十次以上，屢加修正，以期完備。(五六)德譯本，從其第十七版譯出。(五七)日譯本，則是二十一版之翻譯也。

五八 (英譯本) The Life or Legend of Gautama, the Buddha of the

Burmese, By P. Bigandet, 2 vols., Rangoon, 1858; 3d

ed., London, 1879.

五九 (日譯本) マレーガ 緬甸佛傳 一卷 赤沼智善譯 (西紀一九一四年)

先是有巴利文書籍敘佛傳及教義者，名「最勝華物語」*Mañjalīnikāra Vatthu* 著者年代皆無可考。印度久佚此本，惟西紀十八世紀末緬甸有譯本出，後更有英文翻譯，即(五八)譯本也。其巴利原本既佚，故翻譯本極被重視，且一般即目爲緬甸佛傳云。英譯者比岡兜氏，爲基督教宣教師，留緬甸極久，故能爲逐譯。於原本十七章外，更補綴三章，凡緬甸佛傳以至阿育王傳教緬甸等，皆有詳細敘述。涅槃論尤可觀。且每段皆加附註，極見其用意之周到也。(五九)日譯本，係從其前十七章第四段譯出。此外并有法譯。

六〇 *The Wheel of the Law*, By H. Alabaster, London, 1871.

此乃依暹羅資料而敘述佛教者。通篇三部中，第二部敘述佛傳。

其次，依據北方所傳即梵語等聖典而編成之佛傳，如左。

六一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By

W. W. Rockhill, London, 1884 (Tribner's Oriental Series).

六二 *Eine tibetische Lebensbeschreibung Śākyamuni's*, Von A. Schiefner, St. Petersburg, 1851.

六三 *Notices on the Life of Shakya extracted from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By A. Osoma, 1839 (Asiatic Researches, XX).

此數種皆依西藏資料所編之佛傳。(六一)乃由西藏經中取材纂譯佛傳及原始佛教之史實以成。(六二)即西藏所傳之佛傳，與我國普曜經殆同一原本。(六三)係西紀一八三五年喬瑪氏所發表西藏佛教四大論文之一，載於亞細亞討論雜誌第二十卷中，乃西藏佛傳之最完備者也。

六四 (英文本) *The Light of Asia*, By E. Arnold, London, 1879.

六五 (日譯本) 大聖釋尊 一卷 中川太郎等譯(西紀一九〇八年)
 (六四) 英文本, 係以韻文敘說佛傳及教義, 記事通俗, 故頗收普及之效, 世稱名著。(六五) 譯文, 亦以韻文爲之。

泰西佛傳撰述, 略盡於上。自餘辭書類中如大英百科全書之佛陀項下, 亦有佛傳之記述可考。乃至西紀第八世紀之頃, 佛陀傳記攙入耶教書類中, 轉成聖約瑟斐, St. Josaphat 而廣受一般人所崇拜, 此亦見於大英百科全書。至欲澈底了解佛陀, 凡印度一般之歷史, 佛陀出世時代之思想等, 均有爲佛教背景之處, 應加充分研究。今以其範圍過寬, 不盡舉其文獻。

最後, 日本學者對於佛傳之研究, 素稱熱心。且能運用各方面之材料, 故所作頗有可觀者。今舉其通行各種如次。

- 六六 佛教小史第一卷 一卷 藤井宣正著(西紀一八九四年)
- 六七 釋迦種族論 一卷 井上哲次郎著(一八九七年)

- 六八 佛陀論 一卷 惠美忍成著(一八九九年)
- 六九 釋迦 一卷 高山林次郎著(一八九九年)
- 七〇 釋迦史傳 一卷 常盤大定等著(一九〇四年)
- 七一 現身佛卜法身佛 一卷 姊崎正治著(一九〇四年)
- 七十二 佛教統一論第三編佛陀論 一卷 村上專精著(一九〇五年)
- 七三 釋迦論 一卷 高橋五郎著(一九〇六年)
- 七四 釋迦 一卷 大屋德城著(一九〇九年)
- 七五 釋尊ノ研究 一卷 羽溪了諦著(一九一〇年)
- 七六 宗敎學上ヨリ見タル釋迦牟尼佛 一卷 加藤玄智著(一九一〇年)
- 七七 華嚴學上ヨリ見タル釋迦文佛 一卷 龜谷聖馨著(一九一〇年)

- 七八 美術上ノ釋迦 一卷 崛謙德編（一九一〇年）
- 七九 增訂釋迦牟尼傳 一卷 井上哲次郎崛謙德合著（一九一一年）
- 八〇 釋迦牟尼傳 一卷 常盤大定著（一九一七年）
- 八一 釋迦牟尼卜其教義 一卷 長井真琴著（一九二〇年）
- 八二 西藏傳印度佛教史卷上 一卷 河口慧海編（一九二二年）
- 八三 佛傳集成 一卷 常盤大定編（一九二三年）
- 以上（六六）佛教小史，係敘印度佛教之發達史實，凡二卷。首卷全爲佛傳，殆可獨立成書。而於藏經中引用多數資料，考證該博，在當時學界實具有創業先驅之資格，不可不一讀也。書久絕版，近時始重印行。（六八）佛陀論，敘佛陀傳記及教義而外，兼說後世佛教發達之歷程，當時亦屬比較博洽之作。（六九）釋迦係少年讀物之一種。著者樗牛博士，能文章，故全書筆致絢爛雄勁，後即編入著者全集中。（七〇）釋迦史傳，分太子時代修行時代說法時代三篇，由著者三人各別編撰，可以見簡明之佛

陀一生。（七二）爲名著佛教統一論之一編，分釋尊傳與佛陀論兩部，敘說的確，能逐事論究因果，於明快之論理下啓發初學。其於佛陀論，由各宗教義立足而言之，雖有初學難解之處，但資益教理研究者不少，前謂佛傳之真研究應兼有歷史理想兩方面，此書實一模範之形式矣。（七四）釋迦，依著者敘言，蓋屬佛教文學概觀之類。一面論述佛陀之人格，一面又以佛陀爲中心而敘說佛教文學之概要。通俗平明，殊便初學。（七九）增訂釋迦牟尼傳，原係井上氏所作，後崛氏考證補訂之，極其精密。且富於科學的考據，尤爲難得。其敘佛陀人格也，亦比較東西之偉人，或合論東西之人文思想，正面側面，務求事實之真相，實爲他書所不及。至於附錄種種短論，且備舉佛教各方面之研究書目，并加略解，可與本篇互相參訂，洵不可不讀也。（八〇）釋迦牟尼傳，主由阿含等藏經取材述成，徵引中肯，可與前書並稱。至（八二）佛傳集成，則由五十餘種佛典中拔萃組織，絲毫不加著者之私見，最能傳佛陀之真面目，蓋編纂書類之大觀也。

上舉各籍，皆純粹史傳之類。其外有由教理方面或美術方面以爲敘述者。如（七一）現身佛卜法身佛，重在剖理原始佛敎經典，詳說生身法身之理論。其於巴利文原本及我國翻譯之對照比較，試爲科學的討究，極有學術的價值。惟於初學，稍爲難解耳。（七五）釋尊ノ研究，亦稱佛涅槃ノ研究，重在討論佛陀自覺內容之涅槃正理。批判東西各家學說，乃極懇摯之學究書也。（七六）（七七）兩種，皆小本，而爲特殊之研究者。（八一）釋迦牟尼卜其教義，主用巴利文佛典之資料，略述佛傳及教義之一斑。次由美術方面立說者，爲（七八）美術上ノ釋迦，內容乃由美術資料試爲佛傳之解說者。插入印度等地之古代雕刻寫真多種，一一配諸史傳，且能廣徵東西學說，集其大成，故於學術上放一異彩。其次又有關係佛傳之特殊著書，如（六七）釋迦種族論，係最先之佛姓系統考證。又（七三）釋迦論，係批判的解釋佛敎教義，但時有獨斷之處。（八二）依據西藏六種佛傳編成，事多新穎。

此外如姊崎博士之「印度宗教史考」（西紀一八九九九年版）荻原雲來之「印

度ノ佛敎」（一九一七年年版）等，皆有資於佛傳研究。又辭書中如哲學大辭書，日本百科大辭典等，亦均有可供參考之記載。至於佛傳中特種問題，如入滅年代，關係論說不一而足，除前舉各種間有議論外，如小野玄妙之佛敎年代考，（西紀一九〇五年版）附錄，又望月信亨之佛敎大年表（一九〇九年版）卷頭，馬田行啓之佛傳年時考，（載一九一三年佛敎史學雜誌第三編第三號）又宇井伯壽之佛滅年代論，（載一九二四年現代佛敎雜誌）皆爲佛傳研究之重要參考書也。

第三篇 敎史

第一章 敎史研究之範圍

一切學術之研鑽，莫不以史的尋究爲最先最要。蓋由此知事實之因果關係，及其變遷發達，而後得合理且精確之解釋也。顧自來之佛敎研究，獨異於是。所最重者，惟敎理上文句訓詁解釋，曲說繁辭，不以爲病。苟有以歷史眼光略加批判者，卽大逆不遜視之。浸染此古陋偏見，既深，遂至偏狹獨斷，附會荒誕，所說鮮當。以是佛敎研究乖隔時代，背反理性，其進境遠不及諸餘學術，誠可憾也。說者或曰：佛敎以精神安慰爲主，不必問理性之應否，雖乖時違理何害。則應之曰：一切事理既成爲研究對象，卽不應忽乎理性之滿足。佛敎之研究，何以外於此。且卽如說者所談，佛敎研究非徒以理解爲目的，而當期諸修持。此修持者，固須乎堅確之信心以爲基礎。設非經合理的判斷，安所得此確信。況際現代盛行科學的方法之時，提倡研究而不求其合理，惟以精神安慰爲標幟，不將令人疑佛敎爲神祕若迷信之事乎。抑佛敎之實際，本具有圓

滿道理，不厭精詳之探究，且愈以探究之詳明，而愈能啓人正信，發揮光大其教理。而謂研究可忽略理性之愜當乎。凡此所談，似涉枝葉，但針對今人研究之短處而舉出正當塗徑，固不得已也。

歐西學者之研究佛敎，範圍雖稍狹，而其應用歷史的尋究則甚早。西紀一八三七年，他那氏 G. Turnour 即譯刊錫蘭大統史 Mahāvamsa 後八年而比優諾夫著印度佛敎史序論，去今已八十載，其從事之早亦可想見。其在日本，則遲至三十年前，始有村上專精於佛敎史林雜誌極言佛敎史的研究之必要。自後逐漸進步，至今頗有可觀。我國佛學者素來忽略此種研究，近兩年來始稍稍有提倡之者，而頑固之徒，猶驚爲創異力加排斥，亦可憾矣。

欲研究佛敎史，先應明佛敎傳播之地域，而定其研究之分野。但佛敎有上下三千年之悠久歷史，分佈範圍極爲廣泛。試就史的分野觀之，則自佛敎發生之故地印

度爲始，南則由錫蘭漸而及於緬甸、暹羅、南洋等地，北則由中亞、西域漸及中國、西藏、滿蒙、朝鮮、日本等地，是皆各有其敎史變遷堪資研究。然而變遷最著而史實足徵者，惟印度、中國、日本三地，即古來所稱三國佛敎也。今談研究方法，姑以此爲斷焉。

第二章 印度敎史概略及其參考書

研究印度佛敎史，論理當自佛陀傳記始。因追尋佛陀說敎之系統因緣，更必遠溯佛陀以前印度思想界之概況。但此可併於佛傳研究。自外當依順序，考察佛弟子之傳記。佛弟子者，即謂佛在世時以佛法爲中心而和合之僧衆，自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阿那律等十弟子以次之諸賢也。是皆親受佛陀之敎化，而力任傳弘正法之使命者。故檢覈其外面的行事及懷抱之內容，頗有資於佛敎敎團敎理等研究，實佛敎史上最要之部分也。至於考察各弟子之修道生涯，而見其富於世俗意味，常纏繞情緒生活，始終與私慾奮鬪，此可以見人間黑暗面勢力之如何強盛，而諸賢對治克服之修持如何嚴刻，所益於修道研究者，蓋至大也。

佛弟子傳記見於印度載籍者甚少，現但得重要者三數種。

- 一 增一阿含經 第三卷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
- 二 佛本行集經 第三十三卷以下 隋闍那崛多譯
- 三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此中(一)增一阿含第三卷弟子品以下，記事極其簡潔，乃原始教團之重要資料。(二)佛本行集經，已如前述，爲記佛陀成道初期行事最詳細者。第三十三卷以下，連類敘述佛弟子之歷史，亦頗詳盡。(三)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乃一小短篇撰述，而以偈頌敘諸弟子之本因。諸書以外，經律中散見此種資料尙多，皆待有志之士善爲抉擇也。

最近日人頗有專究此一方面者，舉其重要書籍如次。

- 四 佛弟子傳 一卷 山邊習學著(西紀一九二二年版)
- 五 教團ノ人人 三卷 山邊習學著(西紀一九二四年版)

(四)爲專門研究之著述，以敬虔態度，謹嚴文辭，曲傳佛弟子各各之行事，極能感動作者，對於修持者尤爲恰好之讀物。又所敘說，逐事皆註明出處，足供學者之專攻也。(五)亦屬同類性質，而富於文學趣味，乃現時研究之一般傾向爾爾也。

通觀印度佛教始終之歷史，可分爲三四期。此頗有史家研究之爭執，今姑從略，惟摘抄變遷史實之概要。則自佛陀滅度後，卽有關於佛說編纂(所謂結集)之主要史實。蓋佛最後遺教，弟子當以法與律爲依，而學徒中間佛入滅卽有欲破壞法律不復遵守者。大弟子憂之，遂有編纂佛說流傳後世之提倡。時當佛滅後數月，印度一歲之兩期，佛弟子上首大迦葉，集五百上座比丘，得摩揭陀阿闍世王之外護，以七個月完竣編纂之事。後來史家謂之第一次結集。又從其與會人數而謂爲五百結集，又以其地在王舍附近七葉窟從事，而謂之王舍城結集云。

此時結集僅糾合一部分僧徒爲之，餘衆對此未免有多少相違之意見。漸後而

抱自由思想者，漸增與一派保守思想者自然生起主張之衝突，於是有第二次結集之舉。時約佛滅後一百年（或云一百十年）吠舍釐城弗栗恃族之比丘等，對於戒律解釋唱十事異說，而上座比丘痛非之。乃集兩方面之比丘七百人，重勘律文，定其是非，此為第二次結集之表面事實。其裏面則寬嚴二種思想衝突之結果也。結集既畢，保守派之說勝，十事皆判為非法，益保持其峻嚴之操守，而自由思想一派，不得已另趨他方宣傳其說。此種事實，即後世所謂上座大眾兩部分裂之萌芽也。此次結集，因人數及地方亦謂為七百結集及吠舍離結集。

但以十事非法之紛爭為佛敎教團分裂動機，此從南方所傳錫蘭大統史島史等說也。若北方所傳異部宗輪論等之說，則異於是。蓋以為佛滅後百餘年阿育王時，有大天者，唱五事新說，贊成之一派名大眾部，反對之一派名上座部。相互爭競之結果，大眾部得勢於中印度，上座部北遷迦濕彌羅以避之。此說確否，今不具論。但在此時，佛敎內部漸成兩派對峙之勢，則合南北傳觀之，彌覺其可信也。

佛敎教團既有根本兩部之分裂後，思想發達，復各各細分許多部派。大約及於佛滅後三百餘年，已有十八部之別。依大智度論六十三卷云，當時教團分為五百部。此不過形容其繁雜，不必即為實事。依一般傳說，則大眾部凡四次八裂，（一說說出世、雞胤、多聞、說假、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之八部）上座部凡七次十裂，（一切有、犢子、法上、賢胄、正量、密林山、化地、法藏、飲光、經量之十部）合有二十部。觀各部主張之內容，實有由小乘思想漸趨大乘之形勢，蓋大乘教義自此而漸興矣。

迨佛滅後二百餘年，阿育王登極，佛敎發展見極大之進步。蓋阿育王先好殺伐，及征服羯陵迦，親見戰爭慘狀，大動悔悟之心。爾來誓絕干戈，皈依佛敎，欲以正法治世，故力勵傳佈，得未曾有。其先佛敎不過侷促於中印恆河流域之一帶，至阿育王推廣佛敎，不僅遍及五印，且傳諸四隣異國，使有世界的色彩。此外更由大德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選僧徒千人，在華氏城雞園寺舉行第三次結集。（亦稱一千結集及華氏城結集）四佈佛敎之事，即在結集之後。一方面王之政治均準據佛法，布令誥誡

每以慈悲爲善言之，故得達磨阿育 Dharmāsoka 之令名，傳諸千載而不朽。

如是曾經一度有世界性之佛敎，爾後三百餘年間，於中亞各國得堅固之地盤，更東漸而遍灑法雨於中國。其傳播地域遂日見其廣。但在印度境內，則障緣並至，一時佛敎陷於黑暗之時代。因孔雀王朝（阿育王卽其一代之主）爲富奢蜜多羅所篡，創熏伽王朝，崇拜婆羅門，而痛抑佛敎，燬塔戮僧，無所不用其極。是後諸王皆不信佛敎，於是中印佛敎驟趨於衰運，而佛敎徒羣避難於北印度，其地佛敎日見隆盛。時住北印奢揭羅之希臘王彌蘭，Milinda 受長老那先 Nāgasena（卽龍軍）之教化而皈依佛法，大宏正法。王與那先相互問答無我教理之語，今見於那先比丘經。此經巴利文本爲彌蘭陀問經，Milinda-paṭha 爲有名之對話篇。又後世周知之代表佛敎美術，卽健陀羅美術，實漸盛於當時，可見北方佛敎之代興也。

至佛滅後六百餘年，月氏種族後裔之迦膩色迦王君臨北方之貴霜王朝，其事跡頗漠然難舉。惟其對於佛法之盡力，實可稱爲佛敎史上第二之阿育大帝。王之事

跡中最有名者，卽舊傳北方之第四次結集也。傳謂王入佛門後，從脅比丘之指導，招集世友以下之碩學五百人，於迦濕彌羅纂輯三藏，編述註釋，經時凡十二年。其中一部卽大毘婆沙論，我國新舊兩譯現俱存在。北方佛敎教典之見諸書寫記錄，卽自此始。又大乘教典之流行，亦始見於此。

自後未幾，龍樹出於南印，大弘大乘，以般若法門立說。因大乘之初興也，針對小乘中勢力最盛之一切有部，特以諸法實相真空爲說。後人或以其宗爲中觀派，與繼起之瑜伽派對舉，爲大乘佛敎之兩大潮流焉。龍樹高弟提婆，益宏實相之說，盛破外道小乘等說。但當時北印小乘仍極盛行，有部有優婆扇多，達磨多羅等，經部有鳩摩羅多，室利邏多等，皆有著述，大弘宗義。稍後復有訶梨跋摩，著成實論，折中各部異說，頗有溝通大小乘教理之意。獨惜關於諸家之文獻極少，益以訛傳疊見，至不得時代學說之關係真相，此亦有待學者之詳爲研究也。

及佛滅後九百餘年，當西紀第五世紀中葉，無著生於北印，由健陀羅至中印阿

踰陀，提倡瑜伽大乘之說。其弟世親，本馳名於北地小乘學界。所作俱舍論，嘗引起有部經部間之諍論。後因無著勸導，改信大乘，誓以畢生從事弘布。時又得笈多王朝之超日新日二王爲有力之外護，遂得實行其志。今比較無著世親兩家之說，大體雖相承而下，但無著創弘賴耶緣起之說得其大綱，世親詳爲推闡，遂有唯識系統之說。後人或概以法相派或瑜伽派目之，而不審其先後亦有差異也。當時大乘雖盛，而小乘力抗之勢亦不稍衰。如北方有部學者悟入，衆賢之徒，皆能發揮宗義，以繫一代之信者。而大乘非佛說之論爭，亦於是時復盛起焉。

是後至於佛滅一千一百年，爲印度大小乘佛教發展至極之時期。就大乘言，一方有清辯等紹述中觀一派之說，一方又有護法等繼承瑜伽一派之說，俱爲稀世之學匠，主持一代之教界。而議論對峙，義理愈明。當時教界之中樞，實在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四方俊哲，咸集於此。平時講座百餘，各得發揮心得，無所拘束，學解競出，洵有百華撩亂之觀。而護法門人戒賢，清辨弟子智光，卽皆主講寺內，互標榜其宗不能相下。

唐時玄奘留學其地，嘗一度爲之會通，而傳瑜伽之說東來，遂開法相宗焉。又當此時代印度有唯識十師，後先相繼，益能闡發唯識之精義。又有陳那，據幽靜之阿禪陀 *Ajanta* 窟院，覃思著作，遂爲因明開一新紀元，均可注意之事也。

推原其時佛教發達之故，亦有賴國家之保護。如戒日王崇敬佛教至於極點，佈施尊學無微不至，故能使佛法日隆，學匠輩出。但盛極而衰，卽於此際漸與印度教相混合而有祕密教之流行，終爲佛法之厄運。時宏密教者，爲龍智之徒。如中印之善無畏，南印之金剛智，錫蘭之不空等，皆浮海東來，傳教我國，備見盛況。但在印度至佛滅後千二百年，佛教卽漸次衰微，失勢中印。至佛滅後千七百年，則印度佛教全拂地而無足稱矣。論其原因，凡有種種。但最爲其主因者，則印度教之勃興，與異民族之迫害也。印度教因偉才商羯羅而復興，竊佛法以莊嚴，卻收以矛攻盾之效。而佛教曲就其範，至有混合之密宗，遂一蹶而不可振。至異民族迫害則指回教徒之侵入，以酷辣手段加害佛教，至於正法滅跡而後已。於是印度本土佛教全滅，惟國外四處紹其餘緒，

歷久而愈盛，斯亦難思之因緣也已。

印度佛教之變遷，如上所述，可謂極略，但足供初學之一覽。若進而為專門研究，乃見其間異論百出，是非莫辨，不禁興望洋之歎。此在史書無徵之印度，論究往事，有此種種困難，本無足怪。但研究者須心知其意，而力求一較確實之結論耳。今姑舉學者間所嘗爭論之數點，以見研究困難之一斑。

印度佛教史中最先難決之問題，即第一次結集之事實。南方所傳，以為但誦出經律二藏，北方所傳則謂更有論藏。又一說云，未許參加結集之衆更於窟外別集經律論雜咒之五藏。是即有數異說，難遽決定。依事理言之，論藏本屬思辨之類，俟乎佛滅後諸賢之製作為多，謂在當時即有完全編纂，殆不可信。至於雜咒等籍，均屬後起，當時亦無編輯之理。意者小乘佛教後分大衆上座兩部，推原溯始，或以為應在其時，遂附會為窟外結集說耳。歐西學者因傳說過於渺茫，亦有斷定第一次結集為實無

其事者，此不免皮相之見。但關於此事所在地點，所編內容，乃至所用語言等等，皆有問題，待學者尋討也。

其次第二結集亦有諸多疑問。如所討論者是否但限於律，又主張失敗之一派是否另有結集等，此皆自來學者所爭論。尤有關係於佛教歷史者，則此結集是否即為佛教根本分裂之起點也。依南方所傳，上座大衆之分派蓋即因於十事非法之爭。而北傳不然，謂在佛滅後百餘年阿育王之世有大天立五事新說，對於教理及聖果別有主張，大衆從違不一，遂成兩派。此說佛教教團分裂之因緣不同，但其時代與王名與南傳則甚相近，似可以會通矣。但南傳阿育王前後有二人，北傳大天在阿育王時當此第二阿育，而十事之爭則第一阿育時也。又北傳大天前後有二人，主張五事者在佛滅後百餘年，其第二人則二百年後也。因此糾紛，乃至史實益晦，不知其由一事而映射為數事耶，抑果有後先重複之說耶，是乃研究者大費心思處也。

是外第三四次結集皆有問題，即北方不傳第三結集之事，南方又不傳第四結

集也。連類而及招集第三結集之阿育王年代，招集第四結集之迦膩色迦王年代，均成問題。至於結集人物、內容等，有須討論，更不俟言，故亦形成複雜之問題也。關乎結集之問題繁出如是，自餘各項亦可想像而知。今且舉研究必需之文獻資料，以供參考。

先說印度撰述屬於聖賢記傳可爲歷史參考者，有次列各種。

- 六 付法藏因緣傳 六卷 元魏吉迦夜曇曜共譯
- 七 馬鳴菩薩傳 一卷 後秦鳩摩羅什譯
- 八 龍樹菩薩傳 一卷 同譯
- 九 提婆菩薩傳 一卷 同譯
- 一〇 婆藪槃豆法師傳 一卷 陳真諦譯

(六)略稱付法藏傳，又曰付法藏經。記載佛滅後印度付法傳承之次第，自初祖

迦葉至二十三祖師子比丘爲止。通常據爲佛教史之重要資料，但今人有斷爲僞作者。(七)至(九)，皆單獨之傳記，無何豐富之史料。其(一〇)略稱世親傳，實敘述世親昆弟二人之事。麗宋二藏刻本卷末附註云，「前來訖此記天親等兄弟，此後記三藏闍梨從臺城出入東至廣州重譯大乘諸論並遷化後事，傳於後代。」由此文觀之，本傳或係真諦之口傳者也。西紀一九〇六年，日人高楠順次郎譯成英文，載諸荷蘭之通報 Tung Pao，頗爲歐人引用之便。

- 一一 (國譯本)阿育王傳 七卷 西晉安法欽譯
- 一二 (國譯本)阿育王經 十卷 梁僧伽婆羅譯
- 一三 (梵文本)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n early Buddhist legends,

Ed. by E. B. Cowell and R. A. Neal, Cambridge, 1886.

一四 (梵文本) Asokāvadāna.

(一一)我國譯本，廣敘阿育王之事蹟，傍及摩訶迦葉及優婆塞多等因緣。(一

二) 爲前本之略譯。前本有十一品，此但八品。此傳梵文本現存兩種，即(一三)(一四)，俱係西紀一八二八年荷德生氏在尼泊爾所發見。(一三)梵本已經校勘出版，內有譬喻談三十八段，其第二十六至二十九之四篇即阿育王之記傳也。先是法入比優諾夫在印度佛教史論中揭載全文之法譯，後日人柳亮三郎重譯爲日文，惜未竣事。(一四)梵文本，保存於奔迦爾亞細亞學會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之文庫，彌特羅博士著尼泊爾佛教文學一書，嘗撮舉其大概。

自外小乘律部中可資參考之重要記事甚多，既於前文佛傳篇參考書目列舉之。其中關於結集事實者，尤多可研究。又類似之記事見於大婆沙論第一百八十三卷，智度論第三十六卷等，皆須學者之隨處注意也。

其有印度撰述之資料未經我國翻譯者，亦可參考。此有以次各種。

- 一五 (梵文本) Kalhana: Rājatarāṅgini, Ed. by M. A. Stein, Bombay and Leipzig, 1892.

- 一六 (英譯本) Kalhana's Rājatarāṅgini,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āśmīr, Tr. by M. A. Stein, 2 vols., London, 1900.

(一五)梵本，係北印迦濕彌羅之史書。著者迦氏乃西紀第十二世紀之人。此書頗能與黑暗之印度史界以一線光明，因敘與教史有關之諸王材料較爲正確也。斯氏刊本對於舊版之謬誤亦頗多改訂。(一六)即斯氏努力之譯本，因其久在迦濕彌羅研究地史，故於譯述時更撰詳細之地誌論文以爲序，實於學界大有裨益之作也。

- 一七 (巴利文英譯本) The Dipavaṃsa, Ed. and Tr. by H. Oldenberg, London, 1879.

- 一八 (巴利文英譯本) The Mahāvamsa, Ed. and Tr. by G. Turnour, Ceylon, 1837.

- 一九 (英譯本) The Mahāvamsa, Tr. by L. C. Wijesinha, Colombo, 1889.
 (一七)譯爲島史，(一八)譯爲大史，(亦曰大統史)俱屬敘說錫蘭佛教之史書。

於佛教史資料上所謂南方傳（略稱南傳）古來視爲雙璧。其紀事俱從佛陀在世迄於西紀第四世紀（佛滅後九百年內）大軍王時，於古史考證自屬可貴。島史之著者現已無考，但通常斷爲西紀第五世紀時所成立。奧登堡氏公刊巴利文律藏時，本擬兼刊此書，後遂於英倫出版。原文譯文并載，極便研究。大史之作稍後於島史，約在西紀第五世紀後半。編者爲摩訶那謨 Mahānāma，記載較島史尤詳盡。現存英譯本兩種，第一種爲錫蘭知事泰那氏所譯，與原文合刊。碩學達維氏嘗許爲巴利研究中空前之偉業，其價值可想見。又此譯本附序論頗詳，對於佛教史書及錫蘭王統之年代皆有考證，并努力介紹巴利三藏之內容焉。第二種旁考錫蘭土語所傳之重譯，完成泰氏之譯本。蓋原書有八十八章，泰氏譯本僅得三十八章，此譯乃完成之也。日人荻原雲來等亦嘗譯爲日文，未見刊行。

二〇（藏譯本）Tāranātha, Ed. by A. Schiefner, St. Petersburg, 1868.

二一（德譯本）Tāranātha's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Indien, Von

A. Schiefner, St. Petersburg, 1869.

以上兩種爲印度佛教史書中之權威，通以他拉那陀氏印度佛教史稱之。著者他拉那陀爲西紀十七世紀頃之西藏喇嘛。因其時西藏關於印度佛教史實之論議極不一致，著者慨然發意，搜集國內及印度之資料，試爲統一之組織，卽此書也。內容分四十四章，自阿闍世王時代著筆，至印度佛教垂底滅亡（卽西紀十一世紀頃）爲止，材料豐富，頗堪參考。至對於島史大史，顯然有其異點，通常視爲北方所傳，又或以西藏傳稱之。德國之西藏學者希氏既校刊其藏文原本，復譯爲德文，有益學界不淺。近聞日人河口慧海有翻譯之作，未見出版。

又關於原始佛教之分派及部執，有可特記之資料數種，皆屬北方所傳。

一二 文殊師利問經 卷下 梁僧伽婆羅譯

一三 十八部論 一卷 陳真諦譯

二四 部執異論 一卷 天友大菩薩造 陳真諦譯

二五 異部宗輪論 一卷 世友菩薩造 唐玄奘譯

是等四本，俱屬小乘分派之根本資料，古來總稱一經三論也。其中（二二）係應文殊菩薩所問而說菩薩戒之勝益者，原屬大乘律部之籍。其下卷分別部品述小乘分派之事實，但不及各派之義理。（二三）亦稱分別部論，由兩分合成。前分全引文殊問經分別部品之文，後分則續引羅什法師集，而具說各部之立義。此分譯者，頗有異說。論理似爲秦譯，但文中誤脫甚多。（二四）在宋元兩本稱部異執論，通常以爲陳譯。（二五）即通稱唐譯者，乃各譯中最完善之本。研究此書本有真諦部執異論疏十卷，及慈恩異部宗輪論述記三卷，可考。慈恩述記現存。真諦疏則久佚，惟嘉祥三論玄義中觀之玄義檢幽鈔，鳳潭之玄義頭書等，均有引用，可資參考。最近日人木村泰賢以唐譯爲中心，對勘秦陳兩譯，以成日本譯，收於日本刊行之國譯大藏經論部。並附錄結集史分派史考，廣引古今東西之學說，而爲綜合批判之研究，極有裨益於初學。至於此論在西藏亦有相類之譯本，歐西學者頗稱引之，亦可參考。

其次，我國之撰述關於印度佛教之歷史雖無整篇之記述，但零星事蹟散見傳記可資參考者，不一而足，今擇要舉之。

二六 高僧法顯傳 一卷

二七 (法譯本) *Foë Kouë Ki*, Tr. par A. Régnusat, Paris, 1836.

二八 (英譯本) *Travels of Fa Hian and Sung-yun*, Tr. by S. Beal, London, 1869.

二九 (英譯本) *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r. by J. Legge, Oxford, 1886.

三〇 (英譯本) *Records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Tr. by H. A. Giles, London, 1877.

(二六)亦稱歷遊天竺記傳，或稱佛國記，乃法顯之印度遊記也。法顯以東晉安帝之隆安三年（西紀三九九年）首途，備經困苦，涉流沙而入印度。巡禮各地，後航赴

錫蘭，終由海道東歸。前後經時十二載，所涉歷之地亦三十餘國。有所聞見，皆記於此篇，蓋研究當時印度情形之最佳資料也。(二一七)法譯本，前文曾略言之，蓋是僧徒行紀最初之西譯。(二一八)英譯本，合刊慧生宋雲等印度遊記，則從洛陽伽藍記中所引二人使西域記之文翻譯。但英譯以(二一九)爲最完全。

三一 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 唐玄奘記辯機撰

三二 (法譯本)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 par S. Julien, 2 tomes, Paris, 1857.

三三 (英譯本) Si-yu-ki, Tr. by S. Beal, 2 vols., London, 1884.

三四 (英譯本)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Tr. by T. Watters, 2 vols., London, 1904-1905.

(三一)略稱西域記，乃玄奘歷遊西域印度之行紀。玄奘以唐貞觀三年(西紀六二九年)首途入印，留其地十七年，遍歷一百一十國，又傳聞未至者二十八國。凡

所見聞各國之宗教、風俗、靈蹟、傳說等，悉記於本書。今卷端題號謂玄奘譯，實則由玄奘指導辨機編纂之。取材之廣，記載之精，皆爲他書所不及。於佛敎史學及東洋學上，實有獨步古今之價值。近代歐人從事東方研究者，無不取材於此，故得數種之翻譯。(三二)爲鳩里安氏費十數年之苦心尋討而譯成，啓發後來學者極多。如彼肯寧漢氏 A. Cunningham 銳意調查印度佛跡，獲優秀之成績，即賴本譯指示之結果。惟以現代更進步之研究勘之，仍多缺點耳。英譯有兩本，(三四)尤通行，因於譯文外并附考證。於西土諸國之言語、地理、傳說等，均有該博微細之尋究，不啻一西域記研究之指南也。附錄一篇，爲斯密斯氏 V. Smith 所作玄奘旅行日記 The Itinerary of Yuan Chwang。凡玄奘所傳之地名，皆以與現地相對照，極便參考。近時日人崛謙德氏做此體裁，作解說西域記(西紀一九二二年版)綜合歷來歐西學者之研究批判而組織之，又考證我國翻譯佛典中各種資料，得其是非取捨，爲研究西域記最佳之參考書。

三五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十卷 唐慧立本彥棕箋

三六 (法譯本)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euen T'sang, tr. par S. Julien, Paris, 1853.

三七 (英譯本) The Life of Hieun Tsiang, tr. by S. Beal, 2 vols., London, 1888.

(三五)通稱慈恩傳，記玄奘一生之行事。因其住於慈恩寺，故題號云云。所記與西域記頗有相互發明之點。因西域記編纂匆促，每有脫誤，傳中記載乃足補之。此書稿本慧立所撰，祇五卷，後彥棕增訂成十卷，即現行本也。今南京支那內學院有精校本，可資參考。(二二六)翻譯費時二十年，與前西域記譯本并稱傑作。(二二七)英譯後出，頗有訂正法譯之處。但全文相較，頗有遜色。

三八 南海寄歸內法傳 四卷 唐義淨撰

三九 (英譯本)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tr. by J. Takakusa, Oxford, 1896.

(二二八)爲義淨遊歷南海印度各地之見聞記。義淨以唐高宗咸亨二年(西紀六七一年)由廣州海行赴印，前後二十五載，至中宗嗣聖十二年(西紀六九五)年)歸來。途次室利佛逝國，遂記歷年所聞見事項，尤以戒律行持實狀爲主。記成，託人送致本國，即此傳也。其於當時印度情形固多參考之資料，又於戒律上糾正舊傳之誤亦復不少。談正法律者，應細究之。(二二九)爲高楠氏留英時所譯，卷頭序文尤有價值。

四〇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唐義淨撰

四一 (法譯本) mémoire composé a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tr. par E. Chavannes, Paris, 1894.

此書列中國朝鮮西域之入竺求法僧五十餘人，與寄歸傳同時著作送歸。其中

除記述各求法僧周遊印度之事蹟外，又附載著者經歷之實況，故爲研究歷史之重要資料。又所述南海各事，皆法顯玄奘書中所未及，蓋尤可貴也。

此外唐貞觀中，王玄策三次奉使入竺，歸後著中天竺行傳十卷。（通稱王玄策行傳）同時勅令百官撰西域志，（亦稱西國志）合圖百卷。今皆佚。日人小野玄妙嘗輯其殘文載極東三大藝術中。又唐開元中慧超入竺，遍遊五天，歸著往五天竺國傳三卷。今於燉煌石室得其殘篇。日人藤田豐八爲箋釋，收於日本佛教全書中。是皆可供參考之要籍也。至於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梁唐宋三朝高僧傳，宋契嵩傳法正宗記等，散見資料極多，則有待於研究者之善爲揀別應用矣。

其次，泰西學者以用歷史方法研究佛教較早，近數十年來重要研究，多趨向此一方面。則或由言語學，或由考古學，或由審美學，或由年代學，種種探求，務期得一事之真相。如斐格生氏 J. Fergusson 之印度及東方建築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London, 1910. 乃從考古學之見地，論敘印度宗教之歷史變

遷。又如斯密斯氏 V. A. Smith 之印度古代史，*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04. 則由石刻及古貨，釋明印度笈多王統之如何。是皆用微細方法，得優秀結果。較之我國斤斤章句之穿鑿，誠有隔世異代之感矣。今更介紹此類典籍數種，凡欲爲切實的歷史研究者，所應讀也。

- 四一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 E. Burnouf, Paris, 1845.
- 四二 H. Kern: Der Buddhismus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Indien, tr. von H. Jacobi, Leipzig, 1882-'4.
- 四三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by H. Kern, Strassburg, 1896.
- 四四 The Chronology of India, by G. M. Duff, London, 1899.
- 四五 Buddhist India, by T. W. Rhys Davids, New York, 1903.
- 四六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by V. Smith, Oxford, 1904.

此中(四二)如前所述爲荷德生氏蒐集梵典刺戟學界之結果，乃有此作。著者比優諾夫乃有名之言語學者，如馬克斯謬勒、叟拉爾等碩學，當時皆在其門下。此書內容該博，佛傳教理等皆有優秀之研究。又華嚴般若楞伽等大乘經，亦能撮其大要。蓋荷德生氏所提供之寶資，今皆以卓越之學識苦心安排，遂築歐西學界研究梵語佛教之基礎，洵可紀念不朽之名著也。(四三)原著者寇隆，本用荷蘭文，後有德譯，此本則法譯也。內分佛傳、教法、僧伽、教史之四大篇。教史尤見其努力之跡，亦學界傳誦之名著也。(四四)著者同前，蓋繼續研究而有此著。明示資料出處，與其整齊平允，均有可稱。特以用英文敘述一點，尤便學界。刊行本收於印度阿黎恩言語及考古學叢書第三部。(四五)乃自古代至西紀十六世紀之印度年代表。(四六)敘佛教時代之印度文明。全篇十六章。著者以其該博之學識，廣用巴利語梵語佛典之根據，而加以詳細說明。凡佛教以前之印度社會狀態，佛教時代之文學、宗教、美術、風俗等，皆有明確解說。雖稍帶通俗書籍之性質，收於國民譚叢之中，但亦可供研究之資料。(四七)

敘述從孔雀王朝至笈多王朝之事實。此雖以政治史爲本，但亦有直接關係教史之處。能以新穎之資料，確實說明古代印度荒漠之歷史，實極可貴也。

此外猶有述佛教美術之史的變遷者，有考證佛教語言之系統者，有尋究佛教地理之沿革者，又有批評佛教文學之性質者。是皆直接間接有益於佛教史之研究。其論文著作，多不勝舉，日人崛謙德氏嘗爲搜羅編列目錄，附載所著之釋迦牟尼傳及解說西域記篇末，可以查考。

最後日本方面關於佛教史之研究，因能兼用我國及歐西之資料，故所造詣亦頗楚楚可觀。今舉其要籍如左。

四八 三國佛教略史 上卷 島地嘿雷、生田(後改織田)得能合著(西

紀一八九〇年)

四九 佛教小史 二卷 藤井宣正著(西紀一八九四年)

五〇 印度宗教史考 一卷 姊崎正治著(西紀一八九八年)

- 五一 大乘佛敎史論 一卷 前田慧雲著(西紀一九〇三年)
五二 小乘佛敎史論 一卷 舟橋水哉著(西紀一九〇四年)
五三 印度佛敎史綱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〇五年)
五四 印度支那佛敎史要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〇六年)
五五 印度支那佛敎通史 一卷 伊藤義賢著(西紀一九一〇年)
五六 印度佛敎發達史 一卷 舟橋水哉稿(西紀一九一四年)
五七 印度支那佛敎小史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一五年)
五八 印度佛敎史 一卷 崛謙德著(西紀一九一五年)
五九 印度佛敎史 一卷 馬田行啓著(西紀一九一七年)
六〇 印度佛敎 一卷 荻原雲來著(西紀一九一七年)
六一 印度佛敎思想史 一卷 橘惠勝著(西紀一九一九年)
- 此中(四八)三國佛敎略史,全部三卷,分述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之佛敎教會史,

爲日人最初之佛敎史書以日文著述者。體裁用編年式,而材料多不能脫舊傳之範圍,斯爲可憾。十餘年前,我國曾有譯本刊行。(四九)佛敎小史,亦編年體,但記事中參酌東西文獻多種,頗能穿鑿細微,示其優越之見解。在當時此道幼稚,著者能有如是學究態度,實不易得。而後來著作即多受其暗示,故日人推爲傑作。惜其敘至龍樹提婆爲止,乃未完篇也。(五〇)廣就印度之哲學宗教,明定其發達之史實與年代,蓋立足於近世之科學的研究,而發揮其犀利之批判態度者。後半論敘佛敎史實,在當時亦頗有啓蒙之價值。(五一)大乘佛敎史論,乃由教理發達方面試爲史的考證。著者之博學,頗能縱橫剖析,得其要領。惟於祕密教淨土教兩者從缺,蓋本期易卷更論,後輒不成也。(五二)與前書正對,而敘述小乘發達史者。但僅及教會派別之變遷,教理一端未能染指,固遠遜前者矣。近時我國亦有譯本。(五三)本載新佛敎雜誌,題爲通俗印度佛敎梗概,後增訂單行即是此本。於教會教義兩方面皆能平易以敘述大綱。(五四)(五五)(五七)(五八)之四種皆爲學生課本而刊行,提舉綱要,期易了解。惟

(五八)每章附舉參考書籍，用意周到，由以爲專門研究頗便。(五六)印度佛教發達史，單羅列事實，蓋係未定稿也。(五九)印度佛教史，內容稍詳，敘述通俗，爲初學必讀之籍。(六〇)印度、佛教，以著者於言語學有深遠學識，故能取材得當，頗稱良構。惟後段較爲草率，蓋受篇幅之限制也。(六一)印度佛教思想史，以討究思想發達爲主，典據多用我國藏經，但敘述繁雜，難得綱領，亦憾事也。

以上皆屬印度佛教之通史，另有關於特殊記事之各籍如次。

- 六二 佛典結集 一卷 松本文三郎著(西紀一九〇三年)
- 六三 淨土教發達史論 一卷 橘惠勝著(同前)
- 六四 佛教年代考 一卷 小野玄妙著(西紀一九〇五年)
- 六五 馬鳴菩薩論 一卷 常盤大定著(同前)
- 六六 原始佛教史 一卷 舟橋水哉著(西紀一九〇六年)
- 六七 唯識發達史論 一卷 三井淳辨著(同前)

六八 阿育王事蹟 一卷 森林太郎大村西崖合著(西紀一九〇九年)

此中(六二)佛典結集，詳論四次結集之問題，能批判剖析東西各學說，而努力解明事實之真相。附錄有關係之紀事頗多，亦便於參考。(六三)及(六七)皆研究一種教義之發達，以印度方面爲限，亦可參考。(六四)考定印度佛教之事實及年代，且註出藏經上之典據，頗便初學。而又附錄有佛滅年代考，摩揭陀及錫蘭王統研究等。(六五)對於印度佛教上問題的人物，加以史的研究，立論真摯，頗有啓發。(六六)可謂阿含婆沙及俱舍之教理史。(六八)專究阿育王一生之事蹟，欲以確定有關係之各事實。蓋近時佛教史之研究，因阿育王碑柱等銘文可以旁證王之年代，故努力於其考訂，以期解決一切問題。此篇之作，亦本是意。并附攝影多種，可資參證。至於研究印度佛教歷史不可缺之圖表，則有二種。

六九 佛教大年表 望月信亨著(西紀一九〇九年)

七〇 印度佛教史地圖 大鹽毒山著(西紀一九二四年)

此中大年表堪爲教史研究之依據。以其於各史實皆詳示典據，指導學者爲進一步之討論。又篇首綜合各種材料，表示印度王朝之系統，皆有價值。即至今日，猶未見有更完全之年表刊行，故值得推薦於學界也。（七〇）乃最新之作。各重要地點皆繫註有關係之事項。合地圖地誌爲一，頗似我國舊時輿圖，在彼邦則創格也。惟其名每合各時代不分，使人難得沿革之觀念，稍爲缺點。

以上略舉教史之重要參考書既盡。其外與教史有關之籍，猶復不少。如村上專精之佛教史林（西紀一八九四年以來陸續刊行）常盤大定之印度文明史（西紀一九〇六年刊）高桑駒吉之印度五千年史（西紀一九〇八年刊）等，皆可爲一般參考。若討論特殊問題者，如姊崎正治之佛教聖典史論（西紀一九〇九年刊）村上專精之大乘佛說論批判（西紀一九一三年刊）及佛教統一論（關於教理方面者西紀一九一一年刊）藺田宗惠之佛教史（西紀一九一九年刊）等，亦可披閱。至於印度古代之哲學宗教與佛教有直接之交涉，敘論此種方面之佳著，如井上圓

了之外道哲學（西紀一八九八年刊）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合著之印度哲學宗教史（西紀一九一五年刊）及印度六派哲學（西紀一九一六年刊）等，皆當參閱。又松本文三郎之印度雜事（西紀一九〇三年刊）山下祥光氏之印度太古史（譯本西紀一九一六年刊）亦多參考之資料，可備查閱。自餘雜誌所載論文層出不窮，多可披讀，應注意不怠。如西紀一九一九年時，佛書研究雜誌上偶載望月信亨之起信論爲中國撰述說，遂引起一時學界激烈之論爭，巨年餘不決，甚爲偉觀。而其餘波所及，復使我國佛學界亦生種種諍論，至今未已焉。

第三章 中國教史概略及其參考書

發生於印度之佛教傳來我國而後，即得充分發達，而廣播諸四隣。故我國佛教實爲佛教傳播史中之樞紐，凡研究教史均不應忽略，況我儕本國史實尤應有相當了解者乎。今先略敘歷代佛教流傳大概及研究問題等，如次。

我國佛教之傳來，通常以漢明帝永明十年（西紀六七年）爲始。其後於佛陀入

滅，蓋已五百五十年也。漢明之前，似亦有佛教東傳之形迹，古來文獻可徵者亦有數種，但均不得認爲佛教之正式流傳，故舉漢明始來說較得當也。其時東來傳法者，爲月支沙門迦葉摩騰及竺法蘭二人。翻譯經卷，創始寺院，遂引起道教之反對，自後兩家衝突不絕。至於初譯佛經，今但存四十二章經一種。觀其文詞結構，恐亦係後人撰出，非當時之舊也。

此後約八十年，漢末桓靈之交，月支安息康居等地譯經沙門陸續東來，翻譯事業大見進步。諸譯家中支婁迦讖、安世高尤有名。所出各典，兼大小乘，正法弘傳，乃遍朝野。時有儒士牟子著理惑論，至欲以佛教統攝本來之儒道二教云。

及三國時，魏承漢後，建都洛陽，佛教較盛。東吳亦頗見流行。惟蜀中不傳。於時佛教漸啓南北分歧之緒，因人文思想在在異色，遂至後來兩方對立，歷久不改焉。北方佛教時有曇柯迦羅、康僧鎧等外來僧徒，翻譯弘法。江南則有康僧會、支謙等沙門，專事開教化衆，像塔舍利之崇拜，羯磨受戒之作法，乃至梵唄傳讀之儀式，均漸起於是。

時。而求法講經者，多有其人，佛日光輝，於是燦然。

其次，西晉之佛教，譯事頗稱發達。如有名之燉煌菩薩竺法護，兼能講經之帛延，以及無羅叉、竺叔蘭、支疆梁接、聶承遠父子等，均爲譯傑。創譯密教經典之帛尸黎密多羅，亦可注意。至於末葉，有名之佛圖澄東來，弘法機運更見促進。其時經五胡十六國之紛亂，亘百餘年，東晉偏安江左，佛教反不盛行。北地外族侵入，破除人種偏見，對於外來佛教態度尤見積極自由，故於戰爭亂離之中，正法仍能普及。而爲之樞紐者，則佛圖澄其人也。澄識秀德高，得石氏之皈依，致力佛教，遂極其發達。弟子中有道安，創編經錄，輯撰註疏，又定釋姓，奠清規，皆於佛教著見功績。其門下出慧遠，亦屬法門龍象。三代教化，遂定我國佛教之基礎。蓋遠據廬山，結白蓮教社，定心念佛，修持肅然。後世所傳虎溪三笑逸事，亦可想見其持律生活之如何嚴格也。時華嚴經譯家佛陀跋陀羅，及稱赤髭毘婆沙之佛陀耶舍，又劉遺民、陶淵明等居士，無不沐其芬芳者。至於當時佛教教學，猶無一定主張，大小經律皆傳譯流布。自法華、華嚴、涅槃等大乘聖

典、阿含等小乘經典，乃至四分廣律等小乘律，一時盡出。又欲具備三藏，昔來未譯之論藏，亦盛見翻譯，而引起毘曇之教學云。又學僧法顯亦於其時發心入竺，辛酸十餘年，搜羅梵筴歸來，極有功於譯界。所錄佛國記一書，包含東洋學及佛敎史研究上資料不少，今猶爲學界所重視，前文已述之矣。

東晉漸蒞末期，鳩摩羅什入長安，我國佛敎史爲之劃一新時期。羅什係龜茲人，先得姚興之外護，止在十餘年，大興翻譯。道侶三千俱集座下，關中內外莫不仰止。而其翻譯文辭絕妙，傳誦一時。典籍種類亦遍大小三藏，教禪諸宗，遂爲四論、三論、成實、淨土等宗勃興之近因。至於羅什自身之思想，則繼承龍樹提婆，立足於般若真空，無想離念。當時之一般思想，亦因前代經學流行而反動，趨向老莊之虛無，恬淡清談風靡天下。羅什所學，適投所好，遂舉世歸依。長安學園，儼與廬山蓮社並峙。其門下有關中四傑，能顯發所宗，此又通常所知也。同時中印曇無讖來，譯涅槃經，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以及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思想，遽見遍布。後因之有涅槃教學，并判教之說，亦

大可注意也。

東晉既亡，劉宋代興，江北五胡亦統一於北魏。南北成相峙之局，又百餘年，通稱南北朝時代。南朝歷宋、齊、梁、陳數代，朝野皆皈依佛敎。如宋初有佛馱什、曇良、耶舍等，盛行翻譯。齊代則有僧柔慧次等，講經不衰。梁代則菩提達磨東來，創興禪教。乃至陳代，真諦三藏、大宏法相，皆於佛敎教學有大發展。故正法興隆，日臻其極。其間惟一遭侯景之難，金陵精舍燬敗無餘，是爲逆緣耳。

更細審當時教學之情形，則先有成實一宗之興，頗稱發達。梁代法雲、智藏、僧旻，稱三大師，皆宏此宗。其次則三論代興。至後吉藏，盛達極點。至於真諦翻譯，爲我國佛敎學界開一時期。蓋所譯無著攝論、啓攝論一宗，又所譯世親之俱舍論，復使毘曇之研究轉向俱舍宗派，影響之大，可以想見。又其時名僧僧祐、惠皎、寶唱等，著弘明集、名僧傳、高僧傳等書，大有益於敎史之研究。

其在北朝，魏分東西，各禪於北齊、東魏。四代之間，佛敎因與道家衝突，至有二武

法難之慘事。但綜前後觀之，不少護法奉教之君主。如北魏道武大崇佛教，開闢龍門石洞，其偉業垂法百世，佛敎藝術以爲偉觀。太武帝破佛不久，文成復興正法。後宣武時，勒那摩提，菩提流支相繼東來，譯經講學，俱見進步。尤以流支所譯十地論，開地論宗，譯淨土論，啓淨土教，皆爲重要。淨土教自雁門曇鸞宏之，唱淨土念佛說，屬於廬山之別派，而爲後來善導一派之基礎。末流及於日本，普及民間，極見勢力云。此外佛陀扇多譯出攝論，實大乘論藏完譯之有關重要者。又有僧統慧光，宣揚地論，四分。有淨影慧遠，抗爭周武帝之破佛，皆能維持宗教規模，不至墜失。

至於隋代，統一南北，佛敎譯業雖由闍那崛多達磨笈多等繼續不絕，但義學方面更見發達。如江北淨影之慧遠，江南天台之智顛，金陵嘉祥之吉藏等，俱屬一代敎界巨擘。而淨影具統一態度，天台能包容處置，嘉祥擅批判解說，遂能爲佛敎放一異彩。其天台三大五小之著，五時八教之判，既建一派之初基，復影響永久，至今未衰，蓋尤有特色也。至當時法經等出衆經目錄，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張經錄之規模，作閱

藏之南鍼，亦有足多者。

迨李唐代興，一代二百九十年間，與佛敎相終始。凡前代萌芽之各宗，至是皆成宗發達，極百華撩亂之觀。益以譯業隆昌，前後無比。此一時代，實可謂佛敎之黃金時代也。若分觀其發展情形，則首先有可特筆者，爲譯傑玄奘之大業。奘師因感舊譯之訛失，獨身走印度，徧求梵典，兼事問學，十七年而歸來。實行嚴格之翻譯，亘二十載，遂得七十餘部，一千三百四十卷。其中大部譯籍，如大般若經則六百卷，大毘婆沙論二百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皆浩瀚可驚。而其譯法謹嚴，一改舊制，使佛敎義理表見無餘，實開我國佛敎界第三期之新運。時人逢此偉業，莫不欽崇，所主張之瑜伽唯識一系學說，遂風靡一世。而彌勒之崇拜，因明之創興，皆遺遠大之影響。至所記述之西域記，則并前後之佛國記寄歸傳等，稱爲敎史研究上必要之作。

奘師以後譯家，有于闐之實叉難陀，中印之波頗地婆訶羅，善無畏，南印之菩提留志，金剛智，錫蘭之不空，及我國之義淨等。所出皆影響一時敎學。其善無畏金剛智

不空之三家，專譯密教典籍，遂開一派真言宗。而實又難陀地婆訶羅所出，關係華嚴一宗，義淨所出又於律學多所闡明，皆大可注意也。

更統觀當時之教學界，因譯傑奘師極力主張自宗，門下英俊，多能信奉師說，特別發揮。然其能升堂入室傳承宗說者，惟慈恩一人而已。慈恩學解優越，識見高邁，睥睨一時，無與疇者。通稱大乘基以示尊崇，洵足當之無愧。由是該收舊傳毘曇攝論等派，而興法相一宗。自後慧沼、智周相承而下，數十年間，宗派大張。至與慈恩並世之西明圓測，亦得親教奘師，專研唯識。但時出異說，爲正系所排斥。若光、寶、泰稱俱舍三家，皆弘俱舍論宗，局於小乘，則又法相之餘緒旁支而已。

顧際此時代潮流中，亦有卓然立異，引起極大之影響者，則賢首法藏其人也。賢首所見頗不滿於慈恩之瑜伽唯識，輒以抑相揚性之態度，主張法界無礙緣起之說。於法相之事理性相分別言之者，隱具針對之意。以其就圓融立說，頗與我國好概括之民性相洽，不久而所說大昌，法相一宗驟受打擊，馴至一蹶不振。賢首立論，本多弱

點，但以學德超軼，有講經之奇瑞，能卽物而妙喻，娓娓動人，遂致極盛。其資澄觀等，復闡揚之，勢力宏深，乃與天台并執，後來教界之牛耳焉。

然唐代宗派之創興，猶不止此。如慧光之四分律宗，至唐而有礪、素、宣之三家，更一轉而開南山宗派。又淨土法門則善導承道綽之教，大成口稱正業之說，更後有惠日三藏慈愍之一派。此其前後傳承雖有昌微之別，但影響人心則俱深大。又真言密教由善無畏等創興，自不空盛行翻譯，（與羅什真諦玄奘並稱四大譯家）遂宏厥宗。弟子惠果，復能融合兩部，廣其流傳。日本東密始祖空海，卽出其門下。台密仁珍諸師，亦紹其法脈者也。又如禪宗，至唐亦大盛行。蓋達磨五傳至弘忍門下，出神秀慧能兩家，遂啓南北頓漸不同之禪風。慧能更屬傳衣鉢之人，再傳南嶽青原，各立臨濟曹洞之基礎。後來滄仰雲門法眼三宗，更由此出。故晚唐佛教界之大勢，唯禪門獨擅勝場，而其思想影響其他教學者極大也。唐代佛教宗派之繁，既如此，其教勢四播亦復可觀。如彼西藏佛教，卽其間接影響所生，朝鮮及日本佛教則屬直接之派生，其關係重

大亦可知矣。

唐末武宗嘗一度破佛，後世以與魏道武、周武毀佛法之事，並稱爲三武法難。佛教受此摧折，未及恢復，卽經五代紛擾之世，法運愈蹇。周世宗更加破壞，以至寺像燒毀，章疏棄失，佛法一時有拂地之觀焉。

至於宋興，佛法漸復。太祖時，先有金銀寫字佛經，繼有木版全藏印刻，皆極推尊法寶。繼後獎勵講經，促進譯業，資於弘法者極多。其時梵漢之交通旣繁，外來沙門接踵而至。北印之天息災、施護，中印之法天等，皆其重要人物，而盛事翻譯遍於大小顯密各籍。惜後來少所應用，以致譯家之名不甚顯著云。

當代教學先有可記者，卽天台之復興。因高麗之天台章疏輸入，生山家山外之異義，而成對抗之勢。至於四明孤山出世，於圓頓教旨愈益精究，台宗之面目遂極得發揮焉。此外若禪宗則傳法不衰，永明延壽作宗鏡錄，佛果圓悟作碧巖錄，皆稱名著。五家七宗之法網，益以擴張。其華嚴南山淨土等派，亦有相當發展，未至墜失。迄南宋

偏安，禪淨之教猶相與浮沈焉。

蒙古族既侵入我國，擁廣大版圖，建立元朝。佛教繼承前代，惟禪宗中臨濟曹洞兩宗仍盛於南北，自餘各宗則漸失勢。加之元世祖尊敬西藏僧發思巴，以爲帝師，因信喇嘛教，反致妨礙真正佛教之發展。其稍於佛教學上有關係之著作，惟念常之佛祖通載，覺岸之釋氏稽古略，二三種而已。

明代諸帝多知保護佛法，禪門一宗與異教喇嘛相並盛行。至於念佛一門，尤見普遍。其在官府，則倡刻南北二種藏本，民間復改刊方冊本數種，皆足稱不世之偉業。晚葉有雲棲株宏，蕩益智旭，前後爲教界重鎮。智旭尤重教觀，所著閱藏知津，頗足爲教學之提倡。當時禪淨能一致發展，殊可注意也。

清代初原行喇嘛教，不久卽衰。後來回教基督教等漸侵入內地，佛教受其影響，僅有軀殼，而精神逐漸消失。直至最近數十年間，由居士之提倡，漸有復興氣象。而注重義學，能使西來真意重見人間，是亦極有價值之點，凡研究佛教者固應助成此復興

事業也。

我國佛教始終有一顯著之特色，即翻譯事業也。歷代佛教之發展，無不與翻譯相並行，故教史之研究亦當以翻譯為主眼，而為種種討論。今舉其一例，如新舊譯之不同，最關係於教學，即教史研究所應注意之一大問題。推原新舊譯之區分，乃以唐玄奘為斷。玄奘以前為舊譯，後則新譯。前後譯家對於教義之主張大異，譯籍即顯著此特色。一方面譯文造語亦頗不同，普通分別兩譯即以是為主。所謂譯語不同者，如音譯名詞，舊則訛略，新乃正確。西域記中舉例極多。若記卷二云，天竺之稱，異說糾紛，舊云身毒，或云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即此可見一斑。又如義譯名詞，每有數字之相違而致全體立說為之變色者。如梵名薩埵，*Sattva* 舊云衆生，新云有情，其義極有出入。故慈恩唯識述記第一云，此言有情，有情識故，乃至言衆生者，不善理也，草木衆生，此可勘證。又如梵名 *Alaya* 舊云阿梨耶，義譯無沒。新云阿賴耶，義譯藏。此即貫通

新舊教義之全部。凡三乘一乘之區別，佛果成否之相違，真如受薰之當否，種種問題皆從此出。昔唐時靈潤論列新舊兩譯十四種相違，即廣涉一般之教義，可為旁證。其他類例，今不繁舉。

更概觀兩譯之特徵，各有短長。舊譯詞藻華美，音韻流暢，而字音字義每缺嚴密。新譯音義精審，而文句冗長，立言晦澀。此比較羅什玄奘兩家譯文，最易首肯者也。至於新譯家奘師，即因不嫌於舊譯而赴印尋討梵籍，故歸朝以後，翻譯上之主張處處異於舊說，亦屬當然。益以在印稟承之師匠，乃與舊學異派之護法一宗，所奉教義悉求表現於譯語，故又大異於舊譯也。惟此一點，在研究者應取冷靜態度，弗因學說之異同，而概斥一派之不正。如昔時註家常帶感情作用，排斥異己，遂至抹殺學說之真相，殊失策也。

次舉研究應用之參考典籍。在我國昔時佛教史家頗多，著作亦見繁出。但有一

通病，喜偏護所宗一派學說，而不能持公平的態度。如志磐之佛祖統記，卷軸浩繁，不失爲一大通史。以著者爲台宗，即偏從五時八教之說，不得顯露教史真相，是卽一例。故研究者又應側重資料方面，而取批判之態度也。今先舉通史之類如次。

- 一 歷代三寶記 十五卷 隋費長房撰
- 二 佛祖統記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
- 三 隆興編年通論 二十九卷 宋祖琇撰
- 四 釋氏通鑑 十二卷 宋本覺編集
- 五 佛祖歷代通載 三十六卷 元念常集
- 六 歷朝釋氏資鑑 十二卷 元熙仲集
- 七 釋氏稽古略 四卷 明覺岸編集
- 八 釋鑑稽古略續集 三卷 明幻輪彙編
- 九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 七卷

此中各籍多已敘說於前編，茲就本章有關之部分更略述之。(一)歷代三寶記，十五卷中前三卷列佛陀降生以來之年譜，多足資通史之材料。各卷之初有總敘，簡單舉各時代之概說。次有年譜，摘記重要事項，極爲明瞭。但時有謬誤，不可不注意。自第四卷以下爲各種經錄，尋討譯經沙門之傳記，亦足資研鑽也。(二)佛祖統記，乃以天台爲中心，記述佛祖傳授之迹者。撰者費十年歲月而成，故極其浩瀚。所準據之材料爲曇遷之宗源錄及宗鑑之釋門正統。但加以編纂，訂正甚多。依其敘說，體例一本史書，分本紀世家列傳載記諸志。先從佛傳敘起，次及天台列祖傳記著作目錄等，皆極詳盡。而全篇內容或特敘淨土教史，或略說諸宗概史，又或汎論一般佛教，蘊蓄之富，頗復可觀。尤以其中法運通塞志十五卷，爲甚重要。自佛陀降生之歲（從舊傳爲周昭王二十六年）至宋代寧宗端平三年，皆以編年體裁詳記史實。至於歷代會要志四卷，類集古今實攻學極佳之資料。凡研究我國佛教史者所必讀也。(三)隆興編年通論，亦編年敘說。組織稍類釋氏稽古略，特致力於各代名僧，指示其事業之始末。

(四)(六)皆仿通鑑體裁，亦可參考。(五)內容廣泛，有高僧之傳記，碑序之抄錄。(七)敘說簡單得要。(八)爲其續編，始自元世祖甲子至明熹宗丁卯，計三百六十四年，共僧四百三十餘人。最後(九)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以歷代佛敎史實與正史對照，檢覈存否，頗多重要資料。總之，研究我國佛敎史最要參考書爲佛祖統記。但其記事至南宋理宗爲止，若以通載稽古略等後出之籍補之，可以得始終之大概矣。

其次與通史性質相異之資料，爲各種僧傳。此以記載個人事跡爲主，但亦可見各代之敎史變遷。今舉要著如次。

- 一〇 名僧傳抄 一卷 梁寶唱撰
- 一一 出三藏記集 十五卷 梁僧祐撰
- 一二 高僧傳 十四卷 梁慧皎撰
- 一三 續高僧傳 三十卷 唐道宣撰
- 一四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宋贊寧撰

- 一五 補續高僧傳 二十六卷 明明河撰
- 一六 大明高僧傳 八卷 明如惺撰

(一〇)名僧傳抄，乃寶亮由寶唱名僧傳中抄出四十家而成。原傳凡三十卷，多爲後來高僧傳所依據。日人宗性嘗抄錄名僧傳要文，爲今日考見原傳唯一之資料。(一一)出三藏記集，爲現存經錄中最古者。最後三卷收載安世高至法勇三十二人之傳記，可爲參考。(一二)通稱梁高僧傳，或簡稱梁傳。(一三)通稱唐高僧傳，或略稱唐傳。(一四)亦略稱宋傳。(一六)略稱明傳。以上四部總稱四朝僧傳。前後相承，敘述頗盡。其中梁傳一種，乃古來僧史資料最被重視者。隋書誤爲僧祐所撰，實是慧皎也。所據名僧傳褒揚或有未當，記事或有漏逸，體裁或有未備。故高僧傳依之改作，則編爲十科。自佛敎始來至梁天監十八年約四百五十年間，高僧二百五十餘人，傍出附見二百餘人，皆有傳記，洵詳備之作也。次唐傳爲高宗時道宣所輯，亦分十門，記梁初至唐貞觀十九年共一百四十餘年間，高僧三百三十餘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宋傳爲

宋太宗端拱元年贊寧等所輯，記自貞觀迄當時三百五十年間高僧五百三十餘人，附見一百二十餘人。明傳與（一五）補續高僧傳略同，補宋傳之缺，記宋元明三代高僧，內容豐富，為尋究近世僧傳最要之資料。各種僧傳多先於前述各通史而出，而為通史編輯之依據，故其價值重要應勤研究也。

次則翻譯者之傳記見於各經錄中，皆可參考，舉其要籍如次。

- 一七 大唐內典錄 十卷 唐道宣撰
 - 一八 古今譯經圖紀 四卷 唐靖邁撰
 - 一九 續古今譯經圖紀 一卷 唐智昇撰
 - 二〇 開元釋教錄 二十卷 唐智昇撰
 - 二一 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 三卷 唐圓照集
 - 二二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三十卷 唐圓照撰
- 此中（二〇）開元釋教錄，（二二）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二種，最為完備。

通史僧傳皆教史研究之根本資料，其他補助資料足供研究者，不一而足。如梁僧祐之弘明集十四卷，唐道宣之廣弘明集三十卷，後魏揚玄之洛陽伽藍記五卷等，皆極重要。又部分的記載屬於此種者甚多。如

- 二三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唐義淨撰
- 二四 比丘尼傳 四卷 梁寶唱撰
- 二五 神僧傳 九卷 明太宗勅撰
- 二六 僧史略 三卷 宋贊寧撰

其（二三）記入竺求法之高僧五十餘人，義淨所謂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此種慘痛之事傳中見之。今有法文譯本，極為研究者重視。（二四）特出尼傳，為他種所無。（二六）主敘佛家事物之起源，與四朝僧傳相併流行，亦甚重要。自餘各宗派史料甚繁，日人近編續藏經中搜羅粗備，可勘。更有須一言及之者，即以上著書多出僧徒之手，正史記述無一焉。蓋歷朝修史者皆主張所謂儒教，力避佛教事項之

記載，法運通塞，迷離難知。王曼穎嘗送慧皎書曰：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暹雜聞趙冊，晉史見捨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高僧傳十四）可知史書對於佛敎任意重輕矣。佛家興感於此，盛行製作，未免有過事誇張之處。如說佛敎東來務求其久遠，而推徵上代妄爲立說，是其一例。但此種處，正史慎於記載，對比研尋差得真相，是亦考據之一法也。

次言泰西學者對於此一方面之研究，較爲少見，類書僅有數種。

一七 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by J. Edkins, London, 1880.

一八 Notice of the Chinese Buddhism, by J. Edkins, London, 1885.

（二七）敘說中國佛敎，而以基督教批評之。（二八）爲前書評說，亦不免有同病。

一九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by S. Beal, London, 1871.

三〇 The Buddhist Tripitaka, by S. Beal, London, 1876.

三一 On Buddhist Literature in China, by S. Beal, London, 1882.

三二 Buddhism in China, by S. Beal, London, 1884.

是數種皆俾爾氏一人之著書。能得我國佛敎之概要者，惟（三二）之一種。此書記載通俗，且注意律藏之研究。其餘或輯佛典之抄譯，或加藏經之解題，皆不免有錯謬缺漏之點。

次言日本學者關於此種研究之典籍，主要者有次列數種。

三三 三國佛敎略史 上中二卷 島地默雷生田得能合著（西紀一八

九一年）

三四 支那佛敎史 愛機全集所取 一卷 藤井宣正稿（西紀一九〇六年）

三五 支那佛敎史 一卷 吉水智海著（同前）

三六 印度支那佛敎史要 一卷 境野哲著（同前）

三七 支那佛教史綱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〇九年)

三八 印度支那佛教通史 一卷 伊藤義賢著(西紀一九一〇年)

三九 印度支那佛教小史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一五年)

四〇 支那、佛教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一八年)

四一 上世支那佛教學史 一卷 佐佐木憲德著(西紀一九二〇年)

四二 支那佛教思想史 一卷 橘惠勝著(西紀一九二二年)

四三 支那佛教正史 上卷一卷 伊藤義賢著(西紀一九二三年)

此中(三三三)(三三六)(三三八)(三三九)之四種，既於前章略為解釋，今不述。(三四)

支那佛教史，敘述簡單，而頗有學究考據之態度。原稿不全，已由梅田謙敬氏補成之。(三五)支那佛教史，係編年通史體裁，略失之通俗。(三七)支那佛教史綱，與前舉之印度佛教史綱為姊妹篇，頗具學究態度，穿鑿入微。惜敘說紛雜，不能指出一貫之時代思想。(四一)上世支那佛教學史，對於我國佛教教學為史的研究，但自佛教渡來

至六朝時代為止。所論頗中肯綮，可供專攻之參考。最後(四二)支那佛教思想史，為印度佛教思想史之姊妹篇。但敘說較前整齊，頗可資取。(四三)支那佛教正史上卷，為較新之作。敘說至於六朝為止。逐段記事，皆指示典據，且詳考異說務得真相，指出教理發達之徑路。未附詳細索引及地圖，均便參考。

此外有特殊部分之研究可參考者，如次。

- 四四 支那佛教史之研究 一卷 山內晉卿著(西紀一九二二年)
- 四五 支那淨土教史 二卷 佐佐木月樵著(西紀一九一三年)
- 四六 支那佛教遺物 一卷 松本文三郎著(西紀一九一九年)
- 四七 支那佛教遺蹟 第一卷 常盤大定關野貞共著(西紀一九二五年)

(四四)乃舉我國教史有關係之事項，縱橫檢討，頗足資專門研究之參考。(四五)支那淨土教史，詳述我國淨土教之起源及發達等，頗詳。因淨土教影響於佛教

教學之各方面，故此一書得我國佛教一方面之大要，頗可寶貴。(四六)乃著者親行踏查我國佛教之遺物，而加以史的研究者。書中圖說並重，啓發讀者頗多。最後(四七)一種，乃最新刊行。著者常盤氏前後漫遊我國數次，注意佛教史蹟，發見事實不少。其一部分之記錄，既公刊爲「古賢ノ跡」一書。今復集其重要發見，次第刊行，第一卷即(四七)也。其體例以圖版爲主，繫以解說。所收有洛陽之白馬寺，長安之青龍寺，山東之僧朗遺蹟種種，皆未經前人道及者也。其餘有關係之著作及專門雜誌東洋學報與支那學，散見論文，亦多可觀。

更追溯日本古代著作，亦有數種足供參考。

四八 三國佛法傳通緣起 上卷 凝然著

四九 八宗綱要鈔 二卷 凝然著

五〇 僧傳排韻 一百八卷 堯恕撰

(四八)以史實記載爲主。(四九)則敘說教義，且溯尋史實之徑路，詞句流暢，記

載得要，最爲一般人所喜誦，初學研究亦堪資取。(五〇)以我國學僧爲中心，益以外來譯經沙門等傳記，以韻字排列名稱，摘抄傳記，而註出詳細出處，最便尋討。至於參考地圖，現有次之一種，與前舉印度佛教史地圖體例略同。

五一 支那佛教史地圖 大鹽毒山著(西紀一九二四年)

第四章 日本教史概略及其參考書

日本佛教史通常分爲五期或六期。撮其大要，則佛教正式渡來爲欽明天皇即位十三年(西紀五五二年)去佛滅已一千餘年，當於我國六朝梁末也。時因百濟聖王遣使奉獻佛像經論等，引起政治上爭端。結果主張進取之一派勝，乃漸呈崇佛之傾向。越數十年，聖德太子出世，佛教遂得無比之發展。太子爲和國教主，既力興佛教，并造寺興法，由殖產工藝改革政治，親修外交，頗增進一代之文化。其十七憲法之制定，乃奠日本千古之皇謨。三經註疏之述作，亦示後世教學之模範。日人至今尊崇之不衰，宜矣。

及西紀第七世紀初葉，推古舒明兩代之交，至於西紀八世紀末光仁代垂終，約一百五十年間，爲飛鳥奈良兩朝。政敎漸見一致，佛敎因之極爲隆昌。建寺度僧，固無論矣。維摩仁王最勝等佛會，陸續創起，佛敎教學漸見鮮明，故有三論、法相、華嚴、戒律、成實、俱舍，相次而起，所謂古京六宗也。三論傳自高麗，後分元興、大安二派。成實一宗，卽附庸於此。法相則自唐傳入，四代而後，亦分南北兩寺，互競高下。自餘各宗多由唐東傳，日臻發達。當時佛敎，可謂內外充實也已。

西紀第八世紀末桓武朝後四百年間，爲平安朝藤原源平爭奪之世。其先由桓武之英斷而遷都，佛敎中心遂移於平安。則有偉人最澄空海出，而爲敎界放一異彩。最澄本修學南都，後拓叡岳，爲王城鎮護之道場，深得天皇信任。自復入唐求法，歸後大張一山之規模，該攝圓密戒禪四宗而立說，頗能發揮日本天台家之面目，而影響及於各宗焉。空海亦修學南都，與最澄前後入唐。歸朝後創東寺，力弘密宗，金胎兩界益張勢力。於是開高野山永久之基礎。時佛敎之幹流，可謂天台真言兩宗對峙而已。

最澄所傳天台，該攝顯密二部，卽爲台密之起源。後圓仁圓珍相繼入唐，法門色彩愈益鮮明，與東寺密敎卽東密者相對峙。後因徒衆互爭勢力，山門寺門分而爲二，支派甚多。要之，當代密敎勢力普遍，各宗皆多少有其色彩，因之競祈禱，爭修驗，佛敎之社會的勢力因而甚大。通俗結果，流弊滋長，至於敎界墮落，反動之勢驅人心於厭世一途，而淨敎念佛一門漸呈萌芽。漸而空也出而提倡踊躍念佛，良忍出而弘布融通念佛等，皆其影響所起。於時源平之爭日烈，殺伐亂離之中，無常思想感人良切，遂有法然親鸞之他力念佛敎矣。

西紀十二世紀末賴朝開幕爲始，至十四世紀中北條滅亡，約一百五十年間，所謂鎌倉時代，此代始終見佛敎界之更生，卽新宗興起而舊宗覺悟也。新宗中尤以淨土禪及日蓮二者爲主。淨土法門自昔多有倡者，但至源空始獨闢一宗。源空初修學叡岳，以其聰明博學壓伏四衆，終至循善導之法系，依源信之遺意，大成念佛易行一門。其敎條簡明，與其圓滿人格相俟，而風靡一時，德化久遠，爲日本佛敎史上所鮮見。

其名著選擇本願念佛集，當時引起問題頗多軼話。後門下英哲甚多，流派各別，特以親鸞爲甄別教義之真理的傳者。嘗因師罪連坐遠放，卻利用此逆緣開化邊民，綴已證教行信證六軸，示唯信絕對他力易行。如是凡夫直入之教深攬人心，淨土真宗一門乃勃然興起矣。其勢力頗深長，今日猶極盛，所謂時宗，卽其末流之一派。

禪宗法門流傳日本亦早，至榮西道元兩家始立專宗。二人皆入宋朝求法，分傳臨濟禪與曹洞禪。此直指人心法門，因當時亂離厭世之羣衆思想適相需要，故遍普極易，武家之信仰尤深。後來派別分歧，教綱益備。

至於日蓮宗爲日蓮所開創，以其豪邁氣質，熾烈信念，不憚於叡岳之顯密雜濫，而期妙法之統一。於是主張破邪顯正，屢瀕法難，志不稍屈，始終擁護唱題成佛之法門。其活動生涯，爲日本僧史中所稀覯。其弟子多大器，故法門終能盛行。

當時新宗紛起，古京平安兩地各宗亦受激發而人才輩出，頗覺活動。此一時期可謂日本佛教最盛期也。自西紀十四世紀中尊氏執權，至十七世紀初豐臣滅亡，約

二百七十年間，爲吉野室町時代。至戰國紛亂之時代，初則以新興各宗之消長爲主要事實。後則被亂離所左右。如禪門惟臨濟特盛，京師關東之間，五山十刹二十四流，頗極繁衍。曹洞僅苟存於北東邊陲而已。日蓮宗有日像之提倡，初布教京師，被三黜三赦，而後素志漸伸，教行東西各地。則由本迹勝劣之論議轉激，流派日繁。其他淨教則白旗名越兩派稱雄於關東，真宗則有蓮如之中興運動，皆得維持而不墜。後遭戰國之紛亂，一時陷於不振之悲運。

自西紀第十七世紀初家康開幕，迄十九世紀終大政奉還，約二百七十年間，所謂德川時代。初時家康統一，欲以佛教收攬人心，頗建興法之策略。而偉僧崇傳天海爲之籌畫，實效大舉，特於教學義解之發展見其隆盛。如各宗學舍談林之創設，皆其最顯著者。學說亦繁出。如鳳潭之新華嚴說，白隱之再興臨濟，天台之興安樂律，真言之行正法律，皆是。其他真宗則本願寺東西分裂，宗學特盛。日蓮宗有受不施不受不施之爭議，而教系複雜。一方則有隱元外來開立黃檗一宗，曹洞亦見重興。如是教學

大盛，卻以義解最繁之俱舍唯識等爲基礎學，各宗共通修習。其學說討究，有百華競妍之趣，謂爲佛教註解時代，洵不虛也。

至於西紀十九世紀中葉明治維新，文物頓改面目。但以復古思想之影響，頒布神佛分甄之令，一時偏重神道，盛唱廢佛毀釋之議，正法衰頹，驟呈慘淡。幸而各宗皆有熱心護持之士，百方經營，得存一線生機。爾來五十餘年，信教自由既見明令，佛徒事業亦頗順暢，布教興學，校印藏經，皆有可觀。

研究日本佛教史，首應注意者，卽其國佛教表面與國體同化融合而成一種特色也。如其教義上有本地垂迹之思想，卽最顯著之一例。此思想乃以異域本地之佛陀垂迹爲國內所在之諸神，以成神佛不離之信仰對象，可見佛教之與日本一般信仰同化也。又如日本佛教多帶實際主義之色彩，亦與其國民性相融合而然。凡此皆得由其佛教史之研究見之，此學者所應注意者也。

日人之研究其國佛教歷史頗詳，故著作繁多，但多屬一宗一派之別史。至於一般通史，則頗缺乏。今舉其主著如次。

- 一 日本佛法史 三卷 田島象二著（西紀一八八三年）
- 二 日本佛教史略 一卷 大內青巒著（西紀一八八四年）
- 三 三國佛教略史 一卷 島地嘿雷生田得能著（西紀一八九〇年）
- 四 大日本佛教史 一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八九七年）
- 五 日本佛教史綱 二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八九八年）
- 六 佛教史要（日本之部）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〇一年）
- 七 日本佛教史 一卷 石原卽聞著（西紀一九〇四年）
- 八 日本佛教通史 一卷 伊藤義賢著（西紀一九一〇年）
- 九 日本佛教小史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一一年）

一〇 平敍日本佛敎 一卷 藤本慶祐著(西紀一九一七年)
一一 日本ノ佛敎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一八年)
一二 日本佛敎外史 一卷 菊地亮三郎著(西紀一九一九年)
此中(一)日本佛法史,用編年體,敍說佛敎始來至於明治十五年之史實。在當時此類著作內,記事較爲整齊。最後一卷係收錄某僧所著之扶桑伽藍紀要,凡記二十一寺之梗概。後重刊時略去此卷。(二)日本佛敎史略,亦編年體,而文字簡潔,惜僅刊上卷。(三)三國佛敎略史,已見前。(四)大日本佛敎史,著者村上專精,乃以遠大計畫督率境野哲鷺尾順敬兩氏而起稿。博士先刊佛敎史林提倡佛敎史的研究之必要,漸釀成此一方面之機運,本書則其具體的綜合結果也。原來計畫四卷完結,但僅出第一卷,敍至奈良朝爲止。而敍說徵引極博,論理亦復井然,敎史中第一雄篇也。附錄佛界年鑑,網羅一切有關係之事項,一覽瞭然。(五)日本佛敎史綱,乃完成大佛敎史之預備節本。記事雖遜前種,而始終完結,頗可參考。(六)佛敎史要,敍說尙詳。(七)

日本佛敎史,爲博文館帝國百科全書之一種,但所敍多有可議之處。(八)日本佛敎通史,(九)日本佛敎小史,俱爲學徒敎科而作,并有印度中國之部相俟爲姊妹篇。其(九)種尤敍說得要,易求日本佛敎之概念。(一〇)平敍日本佛敎,敍及印度中國,但於日本獨詳。敍事平易,通俗極宜。(一一)日本ノ佛敎,亦通俗。(一二)日本佛敎外史,由側面描寫史實,頗有趣味。此外如鷺尾順敬氏日本佛家人名辭書卷首,日本佛敎沿革略一篇,亦頗能得其概要。

其次斷片記事而堪資敎史研究者,亦有兩種。

一三 佛敎史論 一卷 境野哲著(西紀一九一六年)

一四 日本佛敎史之研究 一卷 辻善之助著(西紀一九一九年)

前者就敎史上各事項搜羅有益之記事。後者被時人推爲雄篇,凡八百頁,於敎史上重要問題皆有周詳之考究,洵爲研究者必讀之籍。其餘關係論文見於佛敎史林,佛敎史學(西紀一九一二年以下刊行)兩雜誌,極多,可查考。

其次敘說日本現存各宗之籍，亦有可資教史研究者。如

一五 佛教十二宗綱要 二卷 小栗栖香頂編（西紀一八八六年）

一六 明治諸宗綱要 一卷 吉谷覺壽著（西紀一八九〇年）

一七 佛教各宗綱要 五卷 佛教各宗協會編（西紀一八九六年）

一八 通俗佛教各宗綱要 一卷 來馬琢道編（西紀一八九九年）

此中（一五）佛教十二宗綱要，乃由佛教各宗碩學執筆，而小栗栖香頂總纂之。事前編者并曾以原稿託南條文雄譯為英文，藤島了稔譯為法文云。（一六）明治諸宗綱要，體裁略與前同。（一七）佛教各宗綱要，由各宗協議編成，記事的確，極可依據。（一八）通俗佛教各宗綱要，極平易通行。此外古籍有可參用者，為凝然之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中下卷等。至於根本史料為僧傳之屬，如下數種，皆應披閱。

一九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 三卷 宗性撰

二〇 日本高僧傳指示抄 一卷 宗性撰

一一 南都高僧傳 一卷 著者未詳

一二 元亨釋書 三十卷 師練著

一三 本朝高僧傳 七十五卷 師蠻著

一四 續本朝高僧傳 十一卷 竺道契著

此中前五種皆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一九）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為凝然之師宗性所撰。始自婆羅門僧正菩提遷那，*Bodhisera* 至空海宗睿以下數十人記傳要文皆抄出，此篇頗有已佚之寶貴典據。（二〇）日本高僧傳指示抄列，記空海以下十五人傳歷之綱目，亦多可貴之資料。（二一）南都高僧傳，錄行表義淵以下南都古德之事歷。（二二）元亨釋書，記載佛教始傳以至元亨年中七百餘年間高僧事蹟，及佛教史實。撰者費十七年之經營始成，為日本完備僧史之權輿。論其體裁乃仿我國僧傳及日本國史而編輯，凡分十傳，（卷一至卷十九）一表，（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十志。（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十傳同於高僧傳之十科，凡記四百三十五人。一表乃編年紀

錄欽明至仲恭帝六百八十餘年間之佛敎史實。十志爲學修度受寺像等。其內容廣汎，亦可想見。此書著者或云係凝然，或云係師練，今猶無定論。古來註此書者頗有多種。(二二)本朝高僧傳，爲各種傳記中最巨者，記載僧數達一千六百六十人以上，類分十科，編纂頗見苦心。雖記載有失實處，仍不失爲要典。(二四)續傳，乃補前篇之作。以上各種猶是古籍，至於明治年間文運大啓，復有一豐富僧傳之刊行。

二五 日本佛家人名辭書 一卷 鷲尾順敬編(西紀一九〇七年)

此書記載亘一千三百餘年，人數達六千，可謂此界之最大辭書。西紀一九〇三年初刊，閱四年增訂出版。更附日本佛家年表各宗系統圖等於卷首，愈見完美。此外各宗傳記，羣書類編，材料亦富，若爲專門研究，皆不可缺也。

泰西學者關於日本佛敎史之著作不多，但於一般之記述中每能注意史的發展之一方面，且能以異教的見地批判其特點，頗可參考也。舉其主要典籍如次。

二六 *Developments of Japanese Buddhism*, by A. Lloyd, Tokyo.

二七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by E. Z. Reed, 1880.

二八 *Religion in Japanese*, by C. A. Cobbold, 1894.

二九 *The Religion of Japan*, by W. E. Griffis, 1895.

三〇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Japan*, by G. W. Knox, New York and London, 1907.

三一 *The Creed of Half Japan*, by A. Lloyd, London, 1911.

三二 *Studies in Japanese Buddhism*, by A. K. Reischauer, New York, 1917.

此中(二六)爲研究日本之雜誌「日本亞細亞學會紀要」第二十二卷之一部，敘說日本佛敎各宗之發達史實。(二七)敘日本之歷史傳說及宗教之各面，對於佛敎尤爲詳細。(二八)(二九)俱說日本之宗教，後者佛敎記事尤多。(三〇)簡單而新穎。(三一)敘說佛敎史實頗該博。(三二)爲較新之著作，自佛陀當時思想界敘起至

於日本佛敎之教義經典及與國民精神之關係，莫不詳載。此外關於美術之籍，亦多可參考者。

第四篇 教理

第一章 教理研究之內容及其次第

教理研究，乃佛敎研究之主眼。上來論藏經，考佛傳，究教史，皆可謂爲明白教理之預備。蓋藏經者，教理所由存，應明其組織構成及先後編輯之迹。佛傳者，記教理之原委，應明說者之地位及所與時代思想交涉之關係。教史者，見教理之發展，應知其沿革變遷及相因推衍之途徑。使數者皆瞭然，則佛敎教理之真際得以披露無所惑矣。故教理研究應先之藏經佛傳教史等尋討，而藏經等研究亦當以教理爲歸趨，於是佛敎研究略可盡也。自來學者研究教理，通用訓詁及達意之二法。訓詁解釋文句，達意得其大旨。然徒拘拘於典籍，流弊所至，訓詁則望文生義，備極穿鑿，達意則門戶之見堅不可移。故異說叢興，註書充棟，而教理之茫昧難言如故，詎非憾事。今謂教理由文字研究勢不可廢，訓詁達意二法亦不應偏重。但訓詁應有比較的研究爲之依據。譯籍則異譯之比較，原典之比較，得文句精確之解釋，而後訓詁爲無病。又達意應

由批判的見地盡其運用。或則以一部前後所說爲批判，或則以著作家根本思想爲批判，或則以當時一般思潮爲批判，乃至典籍流傳之地域寫本，古今學說之變遷交涉，種種方面皆當理解。而後觀一部大意不致偏失，通全體之理論亦端緒可尋。如是得佛敎教理，其真相矣。

以上略言研究方法，顧所謂教理者，果有如何內容及種類範圍耶，研究者果依如何程序始合理耶。此等問題皆極費討論者。今姑摘要言之，佛敎教理內容可以染淨因果四字相概。佛敎興感於生死而說，生死輪迴，衆苦所集，所謂染也。佛敎期證於菩提爲至，菩提解脫，衆德所依，所謂淨也。一般凡愚不明生死之因果，妄有造作，感苦不息，佛敎則於此開示真相，免除執着。一般外道不知解脫之因果，唐勞邪行，出離無期，佛敎則於此指出正道，不落兩邊。舉凡宇宙緣起之實際，人生歸趨之當然，無不如此理解，堪爲準依。故佛敎者則真實之教也，智慧之教也，其內容之切要可見矣。

同一染淨因果之理，視聞受者悟解淺深而爲說有不同，又視解釋者立意所對

而爲說有不同。故教理一也，前後數千年來展轉流布，師資闡揚，乃成其多方面之外觀，其範圍所限不可盡舉。如說染因，則有業感緣起說也，有如來藏緣起說也，有受用緣起說也，有種子識緣起說也。如說淨因，則有真如緣起說也，有無漏種緣起說也。是數說者，又依解釋而紛歧其義，故範圍難盡也。今但可粗分之。先有小乘大乘之別。乘是運載之義，以喻行事之能有所至。此視行者能力如何，其行事所至亦異。佛之教人，卽視根器之不同，而或示以解脫煩惱生死之道，或兼示以菩提度人之道。前者但得自利，所謂小乘也。後者以利他爲自利，所謂大乘也。二者因行有異，所據之境與所獲之果皆隨之不同。自佛示教以來，行者各爲推闡，歧而逾遠，佛敎教理中遂有二種釐然可別之範圍。其次大乘之有龍樹無著兩家學派也。龍樹宏大乘最早，宗般若等經，對治小乘中執有之見，特於諸法實相真空三致意焉。其後彌勒無著繼起，對治大乘中一派執空之見，又宗深密等經，舉三性說以明諸法實相。故從其說實相言，兩家不過先後有異，根本依據則不容有二。但至後世，主龍樹說與主無著說者，漸各趨極端。

而成中觀瑜伽二系。中觀爲龍樹論宗，瑜伽則無著論宗也。古德皆因二家末流分宗之故，推溯二家，亦視同異說，故大乘教理中又有二種不同之範圍焉。又大乘有顯教密教之異也。依釋迦佛陀之說大小淺深之教，依教起行，言說顯著，所謂顯教。依大日如來所說，卽身成佛之教，標示真言，意存隱括，後世更祕其傳授，不著典籍，所謂密教。此密教之理趣宗極，原與顯教不殊。特其行法廣取天神等爲主，實係受印度教之影響而然，於本來佛法爲濫而不純。流弊所至，亦足以破壞純粹佛法。特在已成之教理上有此二種範圍不同耳。以上各種，皆就印度本土佛教以言。至於流傳東土而後，佛教教理上更有教（依語言文字之教而得入者）與宗（離語言文字直從心思而得悟者）之別，又有權（天台賢首兩宗指他宗而言）與實（天台賢首二宗之自稱）之別，以及古今各宗各派皆各異其範圍，不可殫述。

若夫研究之程序，論理以得其大體爲第一步，分門專究爲第二步。前者爲概論，係初學之事。後者爲各論，乃專門之事。先概論而後各論，此一切學所同然。佛教研究

亦不能外。抑云概論者，舉凡佛教之意義、目的、分類、教理以及典籍傳播等等，皆應論及，以爲研究入門之階梯。教理既得從各範圍分別之，概論亦應綜列其要。由此言之，各論之研究專注於各種範圍之教理者，不過概論之加詳，並非有二事也。在今日研究佛教，固將洞明其全體教理，依據其主要精神，而以爲適應時代之運用。宗派之執門戶之爭，已成歷史上之陳迹，今日形勢全非，需求各異，若復揚其波瀾，徒屬無謂。故概論研究通達大體，誠屬必要。而各論研究亦應以充實概論所解爲主，不當拘於門戶之習，此則最要之事也。

第二章 概論研究之參考書

古籍中當於佛教概論之作頗少，以其專說教理而常偏於一家見解也。我國近時研究者喜舉大乘起信論爲入門書。論其結構頗有似於概論，然而說理渾沌似是而非，易與讀者以錯誤之概念。若據爲成見，向後研求，一切謬解，其危險孰甚。今人盛關其說，不留餘地，亦不得已。若日人研究初步讀起信論外，並讀原人論。以其比較儒

佛，又於佛敎比較深淺各宗，歷歷言之，頗覺詳盡。但作者本欲推崇華嚴，視印度大乘爲權說，顛倒本末，爭執門戶，莫此爲甚，則亦不盡不實之籍也。詎足當概論。嘗謂印土佛敎至無著以後推闡極細，立說極精。而印度大乘學者共同之態度無不能涵容一切，故其極精微之推闡立說，實概括自來各家所言無所扞格，即視爲佛敎概論之類，無不可也。今於此中得其尤者且二種焉。

一 攝大乘論 三卷 無著菩薩造玄奘譯

二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品 二卷 彌勒菩薩說無著述玄奘譯

(一)攝大乘論，說大乘獨具之教理行果，要言不繁，又極完備。其爲說皆正對小乘而見其不共，故從反面觀，亦可見小乘教理之一斑，此實最適宜之概論矣。惟其解說用賴耶緣起思想，譯文曲就梵語，初學讀者或視爲難途。則應考諸世親無性二家註解，比較魏陳隋等異譯，字句隔闕，大抵可解。今人更提倡對勘藏文研究，則於學說淵源，原本面目，皆可推見，尤足盡能事矣。但攝大乘論文義猶繁，若直捷了當指出佛

敎全體之宗旨者，則惟(二)瑜伽師地論中真實品。所謂真實，指道理而言，即佛敎依據以設施者。有是理即應有是行，即大乘小乘之行。故是篇所舉佛敎宗旨最直捷明白，尤可作概論觀也。以上二種皆是論，至所本佛說之經，則爲下列一種。

三 解深密經 五卷 唐玄奘譯

此亦堪作佛敎概論讀。

至於晚近東西洋學者研究佛敎，多喜仿其他學術之例，製作概論。雖佳構十不得一，然多可備查考，約略舉之如次。

四 佛敎或問 一卷 齋藤聞精著(西紀一八八九年)

五 佛敎一貫論 一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八九〇年)

六 佛敎大綱 一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九一四年)

七 大乘佛敎百話 一卷 加藤咄堂著(西紀一九〇〇年)

八 佛敎統一論 三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九〇一至〇五年)

- 九 大乘佛教大綱 一卷 加藤咄堂著(西紀一九〇三年)
- 一〇 日本佛教哲學 一卷 小野藤太著(西紀一九〇三年)
- 一一 大乘哲學 一卷 井上圓了著
- 一二 通俗講話佛教要義 一卷 加藤咄堂著(西紀一九〇五年)
- 一三 佛教原論 一卷 釋雲照著(西紀一九〇五年)
- 一四 佛教哲學汎論 一卷 石原即聞著(西紀一九〇五年)
- 一五 佛教概論 一卷 村上專精著(西紀一九〇九年)
- 一六 佛教學概論 一卷 齋藤唯信著(西紀一九〇七年)
- 一七 佛教哲學新論 一卷 紹慶密應著(西紀一九〇八年)
- 一八 日本佛教 一卷 井上圓了著(西紀一九一二年)
- 一九 佛教概論 一卷 高木俊一著(西紀一九一六年)
- 二〇 佛教概論 一卷 加藤咄堂著(西紀一九一七年)

- 一一 佛教概論 一卷 佐佐木月樵著(西紀一九一七年)
- 一二 佛教ノ新研究 一卷 上宮教會著(西紀一九一八年)
- 一三 佛教概論 一卷 金子大榮著(西紀一九一九年)
- 一四 佛教概論 一卷 妻子直良著(西紀一九二三年)

此中(四)佛教或問,用問答體,分十項敍說。從佛教之目的轉迷開悟,至教徒之生活二諦相資,皆簡潔解釋,當時實為良著。(五)佛教一貫論,係為統一佛教各方面之教理而作。(六)佛教大綱,與(四)相同,解說簡明而得要。(七)(九)兩種皆就大乘佛教之名目要義等平易解說。(八)佛教統一論,依著者自敍,此作為其畢生之志願所表見。通部分五大篇,即大綱、原理、佛陀、教系、實踐之五者。合而通觀佛教全體,庶乎得教理之統一。其論說之入微與批判之犀利,實足使自來教學根本顛覆。故一時評論蜂起。反對者目為破壞,贊同者以為刷新。今日可見之評論集,猶有水月菴氏之批評全集,江村秀山氏之始評,伊藤哲英氏之評論等數種,可見當時影響學界之一斑。

惜著者僅成前三篇，至今未完卷，或者自覺有不滿之點故默爾而息歟。(一〇)日本佛敎哲學，通部五篇。先說哲學宗教之定義，次說佛敎，次巨三國敎理發展之歷史，次述各宗判敎及佛敎一貫之要義，而後分舉各宗之綱要。以其搜羅宏富，頗可參考，後改版刊行即題爲佛敎哲學，我國現有譯本。(一一)大乘哲學，敘述大乘敎理，並於大乘佛說與非佛說辨析甚詳。(一二)佛敎要義，乃通俗之作。(一三)佛敎原論，似佛敎一貫論，乃遍佛敎全體以說其原理特色者。(一四)佛敎哲學汎論，係博文館百科全書之一，與前日本佛敎哲學體裁大同。(一五)佛敎概論，詳說一般敎理，頗能得敎理之核心。(一六)佛敎學概論，說佛敎各方面，頗盡。先說佛敎體系有實相論緣起論之二面，再列舉諸說，廣引經論解之，故專門研究亦可取以參考。(一七)佛敎哲學新論，乃從哲學研究之分類以解佛敎敎理者。大體分認識論與形而上學論。議論極繁，惜多錯誤。(一八)日本佛敎，爲概論日本佛敎之作。(一九)佛敎概論，爲此類書中較佳之作。非但敎理網羅詳盡，並注重實踐方面，最爲特色。(二〇)佛敎概論，甚平易。

(二一)佛敎概論，體裁頗別致，即以佛敎爲宗教，而注意吾人如何得以接觸之，故行文之間，時引故事等以爲點綴，頗饒興味。(二二)佛敎，新研究，乃由敎界知名之士就各宗爲通俗解說。(二三)佛敎概論，體裁亦特別，分敎相學、敎理學、修道學三篇，依次開顯依佛之敎，佛陀即敎，成佛之敎，由以見佛敎敎理之一斑。(二四)佛敎概論，內容較貧弱，而不完全。

此外有特殊範圍之通論數種，亦可參考。

二五 根本佛敎 一卷 姊崎正治著(西紀一九一〇年)

二六 根本佛敎講話 一卷 保版玉泉著(西紀一九一八年)

二七 原始佛敎思想論 一卷 木村泰賢著(西紀一九二二年)

右三種皆專究原始佛敎者。(二五)根本佛敎，比較巴利及我國譯本阿含等敎典以爲依據，期能發揮佛陀設敎之本意。其說四諦敎理極爲詳盡，蓋四諦爲原始佛敎之主要組織也。(二六)根本佛敎講話，以通俗爲主眼。(二七)原始佛敎思想論，爲

後起之秀。亦以四諦之組織條貫一切原始教典，頗能表出最初佛敎思想之如何。至於通論各宗，得其大要莫如凝然之八宗綱要鈔，今我國亦有翻刊本。

其次泰西作者概論佛敎多據南方巴利語教典為材料，故所著書偏於原始佛敎一方面。今舉其可讀者數種如次。

一八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by H. Kern, Strassburg, 1896.

二九 Essence of Buddhism, by Lakshmi Narasu, 1907.

三〇 Buddhism, by T. W. Rhys Davids, London, 1899.

此中(一八)範圍頗廣，論及佛傳教史等題。日人立花俊道譯為ケルン氏佛敎大綱，可參閱。(二九)體例略同，而科學的精神特著，蓋作者為科學家也。歐人頗重視此籍。立花俊道亦翻為日文，題佛敎ノ要諦。(三〇)以原始佛敎為中心，敘述教理頗晰，亦涉及佛傳等，如前已述。此外如哈豆氏之著作 A Manual of Buddhism 等，亦可供參考之用。

佛敎各部分之研究屬於專門範圍，其參考書殆不勝列舉，今姑從略。又各宗所依據之宗典，八宗綱要等皆載之，但研究次第則有俟專門家之指導，今亦略之。

第三章 參考之辭書

佛敎之傳播既久，派別又繁，故研究欲其周盡精密，一方須有種種補助學科之知識，一方又須得該博辭書之參考。所謂補助學科者，如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言語學等，皆是。歐西學者研究佛敎，類能應用此種種學識，其著述甚繁，今不具舉。至於辭書之屬，我國舊時早有其例，列之如左。

一 經律異相 五十卷 梁僧旻寶唱等集

二 諸經要集 二十卷 唐道世集

三 法苑珠林 一百卷 唐道世撰

四 翻譯名義集 二十卷 宋法雲編

五 釋氏要覽 三卷 宋道誠撰

- 六 大明三藏法數 五十卷 明一如等集
七 教乘法數 四十卷 明圓滯集

此中(一)經律異相，爲此等類書之創作。前序云，鈔經律要事皆使以類相從，令覽者易了。由此可見其體例。(二)諸經要集，乃仿前書之作，廣採經律類纂要文，檢尋頗便。(三)法苑珠林，集前二種之成，極其精詳，宛有佛教百科辭書之觀。(四)翻譯名義集，類編梵語名義，自昔用爲辭書，頗稱便利。(五)釋氏要覽，集佛典中名目故事等，加以解說，應用亦廣。日人以與諸乘法數，翻譯名義集，合編爲佛學三書，可見其重要矣。(六)三藏法數，(七)教乘法數，皆依數字排列佛典中各種類名，檢查尙便，但搜集不甚廣也。

以上各種皆具辭書之性質，或備主要資料，而無現代科學之思想，編纂頗不得法，遂至減其效用。晚近東西學者競爲佛教辭書，頗有可稱者，舉其要著如次。

- 八 梵語字典(枳橘易土集) 一卷 慧晃撰(西紀一九〇五年刊)

- 九 佛教大辭典 三卷 望月信亨編(西紀一九〇九至一六六年刊)
一〇 佛教辭典 一卷 浩浩洞編(西紀一九〇九年刊)
一一 佛教辭林 一卷 藤井宣正編(西紀一九一二年刊)
一二 佛教大辭彙 二卷 佛教大學編(西紀一九一四至一六六年刊)
一三 梵漢對譯佛教辭典 一卷 荻原雲來譯(西紀一九一五年刊)
一四 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一卷 柳亮三郎譯(西紀一九一六年刊)

- 一五 佛教大辭典 一卷 織田得能著(西紀一九一七年刊)

- 一六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y E. J. Eitel, Tokyo, 1904.

此中(八)梵語字典，摘取經論中梵語名辭，依日本五十音順序排列，解釋參酌音義，徵引註疏，故釋義精當，遠在我國翻譯名義集之上。著者係真言宗學僧，時代未詳。後葛城慈雲比丘收輯於梵學津梁中。明治三十八年，更名梵語字典，刊單行本，學

者便之。(九)佛敎大辭典,編者以大規模計畫編纂。當時猶無此類書籍,屬望者頗多。但刊者以事故蹉跎,七年之間僅出二卷,約一千頁。復出附卷大年表一冊。但本文終於未完,殊可憾也。(一一)(一五)俱屬一類。(一二)佛敎大辭彙,爲本願寺紀念祖忌之故,命佛敎大學編纂。此作規模既大,費用亦繁,成績較前遠勝。本文三卷,約四千五百頁,可稱佛敎綜合辭書之代表。卽於教理歷史等方面而外,並注意佛敎實現於社會之各事項,故極其精詳也。(一五)佛敎大辭典,著者多年從事於此,終以身殉。後由高楠順次郎等盡力,得完成出版。此編解釋的確,且指出典據,極便參考,惜其失於簡單。最近我國有編譯本,所謂佛學大辭典也。(一〇)佛敎辭典,以普通辭書之體例編輯,於小冊中有豐富之內容。(一一)佛敎辭林,以解釋日本文學中所見之佛語爲主,引用法華經新註等八書。編者亦未竟事而長逝,後島地大等氏補校刊行,頗便初學。(一二)(一四)俱爲梵藏對照之佛敎名辭集 *Mahāvīnyūpati* 譯本,惟(一四)尤完備耳。(一六)亦稱梵漢辭典,其內容已見前述。

其次關於一宗一派之專門辭書,亦有數種。

一七 禪林象器箋 一卷 道忠撰(西紀一九〇九年)

一八 祕密辭林 一卷 富田敦純撰(西紀一九一一年)

一九 真宗故事成語辭典 一卷 沼法量小塚義國共編(西紀一九一三年)

二〇 禪學辭典 一卷 神保如天安藤文英共編(西紀一九一五年)

二一 禪宗辭典 一卷 山田孝道著(西紀一九一五年)

二二 本化聖典大辭林 三卷 田中智學主編(西紀一九二〇年)

此中(一七)禪林象器箋,爲德川時代中葉臨濟學僧道忠所編。原本二十卷。凡禪家所用名目,皆類聚解釋,一一示其典據。古來但有寫本,近始刊行。(一八)祕密辭林,於自來視爲祕密之真言教義,一一舉出解釋,爲研究者必要之籍。(一九)至(二二)皆分宗辭典。最後(二二)本化聖典大辭林,則日蓮教義所不可缺者。一切解釋,

亦均帶此宗之色彩也。凡辭書集各面之事實，而出一家解釋，每有此弊，研究者不可不知。

佛敎研究法
終

Library of Studies in Buddhism
GUIDE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By
LŪ CHÊNG

1st ed., Nov., 1926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佛學叢書 佛教研究法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呂澂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青島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